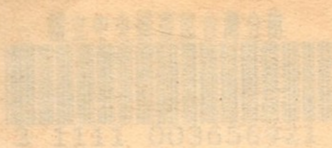
香港
聖保羅女書院
紀念刊







因有負完成校舍之巨款

謹向

籌款建築委員諸公

敬獻此紀念冊







因肩負完成校舍之巨艱

謹向

籌款建築委辦諸公





敬獻此紀念冊

目錄



ST. PAUL'S GIRLS' COLLEGE.

聖保羅校舍



LEE HYSAN HALL.

利希慎大堂

序

今日中國之教育事業中，有數種特別顯著之趨勢：一，有一部份人，對於倡辦大學，極感濃厚之興趣，一旦成立大學以後，便自居於校長地位，主持一切校政。故近數年來，大學之勃興，正如雨後春筍一般，繁殖未免過速。至於所倡辦的學校，是否爲今日中國所急需，便在不問不聞之列。二，現在有少數大學，以擴充學生的數量爲目的，以爲所招的學生愈多，愈足以誇示一校成績之優異。三，有一部分人倡辦大學，純以營業爲目標，故其一切措施，均以能否獲利爲標準。四，有許多教育家倡辦大學，往往缺乏創造之才，故一切教育上的設施，多根據不切實際的教育條規，或大部分採自異邦的教育理論與方法，對於種種有益於吾國教育事業之測驗，或實驗工作，反不能盡力進行。

上述幾種趨勢。在吾國的教育事業中，仍佔相當的勢力，致其原因，不外以下數項：（一）富於實利主義，以此爲大學成功的標準，（二）迫於個人生計，謀生無術，不得不出此一途，（三）另有自私作用，或意圖達到某項目的，（四）由於人類的劣根性，喜摹倣而不喜開創。以上數項趨勢，在吾人之觀察中，雖不免爲教育退化之現象，而在一般直接負有教育事業之責者，則仍以此爲其成功之必要階段。試問吾人應否視此爲成功的必要標準，而繼續加以提倡？抑須改弦更張，而易以其他成功的標準？若然，又應代以何種新標準？當如何替代？以下所舉，對於此點，或有若干的補益。

吾人在倡辦學校以前，應先調查當地社會中有何教育上的需要，然後再設法應付

。在進行此項調查時，吾人應具淵博的智識，深遠的眼光，與夫奮進的精神，去發現社會的需要，及既經發見，便當根據一己的學識，經驗，與勇氣，去倡辦一個最能應付此項需要的學校。在開始進行時期，社會對於吾人之努力，或不免有種種誤會與指責，而使吾人之計劃不能實現。然吾人苟以適應教育需要爲目的，抱定特種的教育旨趣，以求對於社會有特殊之貢獻，則社會對此，雖初持反對的態度，亦將改變其心理，而與以種種之贊助，務使此項教育計劃。得以充分實現。

在過去，國人倡辦學校時，其所定課程，大都依據政府所頒佈之條例，甚或摹倣國外辦理有效之同等學校。其中眞能注意於國內學生之特別需要者，實居最少數。結果所辦學校，自難達到最優異的程度，同時「供」「求」又復不能相應，此實今日教育界之通病，即在西方各國尚不能免，何況教育落後之中國乎！爲求改進此項弊害起見，吾人應本沉毅勇敢之精神，對於今日男女學生之生活，社會之根本需要，與夫國家之重大問題，作數度透澈的調查與研究，同時又舉行種種有益於教育事業之實驗工作，然後着手組織與社會生活發生密切關係之學校，務使一般青年於此中獲得眞正的教育與訓練，成爲將來社會中有智識有道德的優秀公民，肩負國家重大的責任，並實行爲社會服務，此實吾人所早夕禱祝者也。

多數人以爲凡辦理完善，成績優美之學校，必能滿足多數學生之學問上的需要。試問一學校之功能，是否僅限於此？應否以提倡最高的人生理想爲其最要職責？夫教育固當與各種智識發生密切關係，同時又當提高學生的思想生活，使不致降落至最低限度。無論在舉行早會時，在課堂上課時，在草場遊戲時，或作個人之接觸時，校長

與教員宜用種種方法，養成學生一種『向上』與『前進』的心理，或設法激發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使其終身保持弗失，同時學生所受之教育或訓練，對於人生最高理想的獲得，亦有最切實的貢獻。此種學生，於畢業離校以後，在所服務的社會中，必不失爲一種向上的善勢力，當可斷言。

語有之曰：『些微的學問，是一種大危險，』——此語實含至理！但有大學問，而無道德的訓練相輔而行，則所謂學問，即爲一種更大的危險。我們目擊現代道德生活之日趨墮落，倫理思想之日益失勢，不免歎息痛恨，而思所以挽救之方。然吾人竟忘却：所謂『現代的教育』中，其中頗含危險的缺點，特別是吾國今日的教育。吾人平日以爲用速成方法灌輸不完備的教育，即是現代教育的整個目的；然而即此而論，吾人猶缺乏嚴密的教育組織，使學生在學課上感覺非常容易。在多數學校中，對於訓育的工作非常缺乏，智識方面的努力，亦非十分熱烈，而學校當局對於學生之舉動，又復應變乏術，不能收駕馭之功；故一旦有事，學生便利用團體名義，藉故操縱一切，即學校行政事宜，亦不惜加以干涉。試問此種學生，在將來社會中將成爲何種的公民？對於自身的生活，及在待人接物的關係上，又將發生何種影響？如學校不將學問與訓育打成一片，或秖重學問而忽略道德的訓練，則此種學校似無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故吾人主張充分的學問須與嚴格的訓練相輔而行，彼此增益，截長補短，以應付吾國教育界最急切的需要

就大體而論，吾國學生於記憶與理論等心智工作，擅長已久，比較別國學生，不但未見遜色，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因遺傳的觀念。學生往往自視甚高，對於徒手工

作，每加輕視，而不屑一顧；此種態度，以視別國學生，實有愧色。其次，吾國學生對於當前問題，往往不從實際方面，用具體方案予以解決，而專用「紙上談兵」方式，以謀解決，結果徒費筆墨與唇舌，與實際問題初無裨益，然而一般人民，猶復執迷不悟，以為一切問題，均可用口號，標語，讀遺囑，及請願等方式解決之，此實大誤。此種心理，直接由於吾國教育所造成，對於一般青年，實有極大之危險，故非力予矯正不可。職是之故，吾人當用教育方法。使學生心手並用，無一偏廢，同時又能心手相應，使彼此相得益彰。此外對於當前問題，學生當用具體方法，從實際方面予以解決，藉以養成處事的實際經驗，此亦為當前教育事業應注意之一點。

一　學校的校長與教員，身負造就健全國民之重大責任，故當用各項可能方法，增進本人的教育智識與經驗，以為日後企求更大造詣之準備。世上各項學問，如自然科學與教育等，均在不歇的進步中，故凡進步的教育家，應隨此進化潮流，亦步亦趨，精進不息，免為時代的落伍者，反顧吾國教育家，以教育為其終身事業者，究有幾人；對於教育具有眞正之興趣者，又有幾人？其能犧牲一切，力謀教育事業之進步者，又有幾人？凡此種種，均為吾人心目中懸而未決之問題。為救正目前之弊害，促進教育事業之進步起見，吾人應設法激起學校諸教員對於教育事業之更大與更純正的興趣，使之終身以之，堅持不失，至於如何能激起一般教員對於教育事業之更大興趣，此一問題，自實施方面言之，可分以下數項：(一)在校內增設專門教育圖書館與實驗室，以供教職員平時參攷與舉行試驗之用；(二)約請專門名家在校內舉行演講會，討論班，及調查研究等事項，再約定日期至各地實地參觀教育狀況；(三)在可能範圍以內

，學校須爲諸教員準備特種研究與實驗的學額，用玆試方注選派最優秀之教員至國內外專門大學從事研究，務使此等教育不但在專門智識上更見進步，同時使其對於教育事業的決心與興趣，亦更形堅定。又學校爲發展團結的精神，共謀學校之進展起見，應使校長與教員間，教員與學生間，有一種和衷共濟，彼此融洽的精神；否則人各一心，勢如一盤散沙，即紛爭傾軋等舉動，亦將層出而不窮。欲求矯正此弊，除積極提倡合作精神外，當別無善法矣。

現時各級學校，爲遵照教育部立案之條例起見，多有校董部之組織，此原爲一種應有之手續，而校董對於一校之發展，其所能盡力之處亦極多，然多數學校，雖有校董部之名目，而實際上則多不負責任，攷其原因，或由校董置身事外，怕負責任，或因學校事事專擅，不與校董以過問之機會，此則雙方均有缺點，不能謂其咎屬誰也。其實校董爲社會上有地位有資望之人才，凡一校教育政策之規定，行政事宜之措施，建築與其他經費之籌募，以及向外宣傳，以冀贏得社會之贊許與信任，均係校董應負之責任，而學校當局對此，亦當就近與之磋商，得其指導與贊助，以謀全校更大之發展與進步。此外凡一校已畢業之學生，無論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對於母校均宜作直接之服務，一方面更與校董部合作，在校務進展方面，作校董之後盾，苟能如此，則學校，校董部，與同學會之間，便能成立一種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共以發展學校爲其最大目標。學校如能採用種種有效方法，發展諸校董之見識與才能，以及負責的觀念與決心，則此後校董對於學校，必能作最切實之貢獻，蓋可毫無疑義。

香港聖保羅女子中學，自創辦迄今，已歷十有七載。當成立伊始，即以實現基督

教旨趣爲其辦學之目標，故校中宗教空氣，自始卽異常濃厚，而於訓育之施行，亦復異常認眞。校中不但授學生以最優美之敎育，卽對於社會中各項需要，亦能設法予以應付。校中學生不但有發展文藝天才之良好機會，同時更能獲得關於自然科學與家庭科學等各項有用智識。除智育事業以外，校中對於體育事業，亦能積極提倡，故在中國各女學校中，惟該校建有最新式最合用之游泳池。至於校中諸敎員，不但具有誨人不倦之精神，同時在學問與經驗上，亦頗有求進之機會，因學校對於此事，特別約請敎育專家，按時舉行敎育演講及討論班等，使諸敎員在敎育智識與敎育經驗上，能獲更大之進步。至校董部之精神亦極奮發，對於學校各方面之需要，亦頗願作慷慨之援助。最近因擴充學校，及建築永久校舍起見，學校方面特發起募捐運動，向各界人士踴躍募款，結果不但香港英政府及當地社會對此慷慨捐輸，卽海外中西友人，亦均熱烈響應，表示其竭誠贊許之意。

本年三月，適值該校舉行第十七週年紀念典禮之期，同時爲新校舍及新宿舍行落成典禮，各界聞人無不踴躍蒞臨，盛況爲從來所未有，足證社會人士對於該校信仰之深切，與夫該校在社會中所處地位之高尙。校長胡素貞女士，爲人謙藹有禮，精神豐滿，任事勇敢，且富於建設能力，而尤覺可貴者，則爲女士在校中所表現之基督徒的品格。今者女士爲追溯既往，以策來茲起見，特發起刊行紀念册，以資流傳，而垂永久。在發刊前，女士索序於余，余不文，而體又未健，然以女士再三敦促，盛意難却，因拉雜書此，聊示祝賀之意，非敢云序也。

余日章謹序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序

香港聖保羅女學𠜸立既十七週年藉學校當局之先後努力當地政府紳商與海外華僑之同情贊助以有今日於港地華人自辦各學校中㝗然居首其成績如何社會固有定論矣今於紀念典禮中有特刊之出版以敍述過去之歷史表示現時之情況幷以策勵將來之進步用意至深且遠亦學校負責者應有之事也

香港與廣州門戶相接同是爲我華人敎育當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合作聖保羅女中與嶺南大學應如何聯絡使該校畢業生得直升本大學當亦兩校當事者所同跂望抑余又聞聖保羅女學向來注重國文畢業各同學除升大外或任敎於學校或示範於家庭尤望其益致力所學保存國粹以應今後吾國敎育之需要而發揚其母校之精神則聖保羅女學貢獻於社會更無限量矣是爲序

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鍾榮光序於廣州嶺南大學

校歌

一　我聖保羅我聖保羅　顧名思義切勿磋跎
女界昌明要賴我儕　努力以深造之成材
觀摩相善以樂予懷　猗歟盛哉盛哉
光我聖保羅　大我聖保羅　勿磋跎日新月盛勿磋跎
（衆和）我聖保羅　我聖保羅　我聖保羅　我聖保羅
不涅於緇　不淪於磨　勗哉勗哉我保羅

二　我聖保羅我聖保羅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成才成德以匡支那　哀此人心積弊日多
喚醒同羣無偏無頗　愛主愛國愛民
倚我聖保羅　賴我聖保羅　當仁應不讓見義須勇爲

三　我聖保羅我聖保羅　勉旃勉旃當助男權
勿放勿棄猛着祖鞭　一能扶百十能扶千
同舟共濟勇力當先　救我國拯我民
勿卸其仔肩　勿卸其仔肩　願我女同志捷足以爲先

本校十七年之經過

（一）開設之原始　一九一五年。聖保羅堂値理林護先生等。以本港有數十萬華僑。不可無完善之漢文女校。以教育其女子。因是時本港學校。多創自外國人。絕少注重漢文。故急自爲華人謀根本之教育。籌辦一漢文女校。以植家庭教育之基。遂租賃堅道二號一樓。創辦本校。又因是時華僑女界。無適當之校長。故請英人馬丁夫人承乏。而聘湛深漢學之華人任敎。所編學級。卽由幼稚園而初小。而高小。而中學。所選學科。卽爲經史詞章。以及中西科學。酌古準今。頗得吾華之需要。初時學生雖不滿百人。而頗有清通文學之女生。雖或出於其家學之淵源。不敢驟謂本校敎育之效。然有朋來學如此。且多數肄業至中學畢業。亦喜吾德之不孤也。

（二）辦理之成效　一九一六年。胡素貞女學士。由英國牛津大學畢業還港。卽由値理同人聘請繼任校長。胡校長更本其所學。斟酌損益。敎務越加完善。學生遞年增多。以校舍狹隘。屢不能容五年之間。遷喬三次。已增至四百五十名之多。時則由本校小學遞升。年年有中學四班。年年有中學畢業。凡本校學生之應考學海書樓四季課文。及青年會各團體之徵文比賽。類多獲列前茅。故本校之造就文學。頗蒙四方人士所稱許。然此但文學而已。仍末務也。尤喜本校學生。有自治能力。具救世熱心。凡學生性質。每病畏難苟安。故本校開辦初年。每日上課人數。約有百份之二十缺課。胡校長以懈怠之風。最不可長。認定此風最爲求學之阻碍。乃悉心訓迪。時時提撕警覺。以養成



其有發奮競勝之精神。不及一年。缺課者遂由百份之二十。減至僅百份之二。於學科之考試。固常十之八九。得優上之成績。卽言語之應對。禮儀之進退。書籍文具之部署。衣服几案之清潔。亦莫不常時留心自檢。互相勸勉。此最爲本校植基端本之要圖。胡校長更時灌輸以耶穌救世之義。故學生自動於歷年暑假開夏令義學。更設立一義學於大坑村。以教育貧窮女子。又歷爲本國賑災而賣物。爲世界慈善會而賣物。往往得千萬金。而胡校長因得英皇奬章。開本港女界之新紀錄。教之與學。相得益彰。其效驗有如此者。凡此皆本校學生有自治能力。具救世熱心之明證也。本校於十五年前。卽首先開設體育，家政，烹飪，各班。由本港青年會借給體操場。並負義務教授體操。以强健學生體魄。以引起求學興味。以練習操作精神。此亦所以能奮發自治及救世之一原因也。

(三)築校之經過　溯本校創設艱難。校款本甚支絀。胡校長上場。幸得其令妹及羅錫珍女士。擔負義務。幫同辦理。一路漸臻發達。有此成效。而限於校舍迫處繁囂。無林木廣場。以資游息。終多缺憾。乃請求政府給地二萬尺。以備築校。幸蒙調查名實相副。成績堪嘉。竟給以本校址四萬尺之多。並助給建築費五萬元。由同人等預爲籌畫。須共捐三十萬元。於是從事勸捐。祇在本港。有一位認捐五萬元。十位認捐一萬元者。因而組織建築委員會。由羅旭龢博士主席。黃茂林先生司庫。林護先生負責建築事宜。於一九二四年正月得地。四月便興工。更得工務局人員之帮忙。故異常神速。惟地原山阿。除平匪易。故直至一九二五年六月。方行奠基禮。斯時已收得捐款十萬。方望陸續照收。詎料本港罷工風潮陡起。影響商務。輒多破產。有多位不能如認捐原數交來。而本校

已訂立建築合同。又不能不照辦。故迫得借欵建築。至一九二七年。方告竣工。是年乃遷入新校。惟以借款納息。共需款三十五萬元。時止收得捐款十七萬。尙欠十八萬。度不能再在本港募捐。乃由羅錫珍女士代理校長。俾胡校長諡往北美勸捐。歷二年三月之久。得本校舊生之僑美者。爲宣傳之徵實。更得各當地之中華會館，領事官，及各報界。爲熱烈之鼓吹。幸而共捐得十五萬元。又得美國威爾遜總統夫人。及美國全國聖公會總幹事活博士等。爲之表揚。竟獲彼邦士女捐助許多儀器書籍。有二位女士。此後每年各贈學額十名。另有三間著名大學。允給送本校畢業生學額。今年更有一位議員夫人。主理開一賣物會。募得銀數千。則不惟當時得西人幫助。而此後之獲助。亦無盡期矣。除在北美所捐得款項外。仍欠三萬元。胡校長返港後。再事募捐。卒能塡還所欠之數。故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舉行開幕典禮。以告建築新校之成功。此由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一年。本校所經過之大略也。

(四)將來之希望　本校將來之計劃。更力求改進。如增加藏書。增設化學，物理，生理，各室。增聘富有學識經驗之教員多名。提高教授。更注意於化學，物理，生理，各科。務使達到完全高中畢業程度。可以升入國內外各大學。卽不升學。而在家庭。亦可爲令妻。爲賢母。在社會。並可爲懿範。爲良師。其餘於體育。如游泳及球類之訓練。亦望得有專長。以爭雄於女界。更希望有宿舍一間。可容百餘人。凡諸所期。則佇觀其成功於來日云爾。

董事芳名

杜培義會督（主席）
羅旭龢博士（副主席）
黃茂林先生（司庫）
曹思晃牧師（書記）
周壽臣爵紳
李子芳先生
林　護先生
莫壽增會吏長
史超域牧師
郭幼庭先生
晃烈女醫士
簡達才先生
陸靄雲先生
胡素貞女士

校長

胡素貞　牛津大學畢業

副校長

羅錫珍女士

漢文教員

容公黼先生　謝晉桓先生
盧聘儒先生　容月樓先生
徐清利先生　洪秀芳女士
李慧珊女士　盧翠華女士
曹思晃夫人　梁佩琪女士
馮翠蕓女士　黃翠屏女士
韋錦笙女士　梁其華女士
吳香有女士　霍蘭馨女士

英文教員

羅錫珍女士　陳綺文女士　薛狄學士
熊敏貞女士　霍蘭馨女士　蔡玉貞女士
吳香有女士　蔡詠球女士　郭亦明學士
洪秀芳女士　胡興德學士
潘懿芳女士　蘭　德女士

庶務員

梁秀瓊女士　蔡詠球女士

校醫

胡惠德醫學士　葉大楨醫學士



Miss F. C. Woo, M.B.E., Principal.

胡素貞校長



Miss Esther Kotewall
Vice-Principal.

副校長

羅錫珍女士



Chinese Staff 1920.

一千九百二十年漢文教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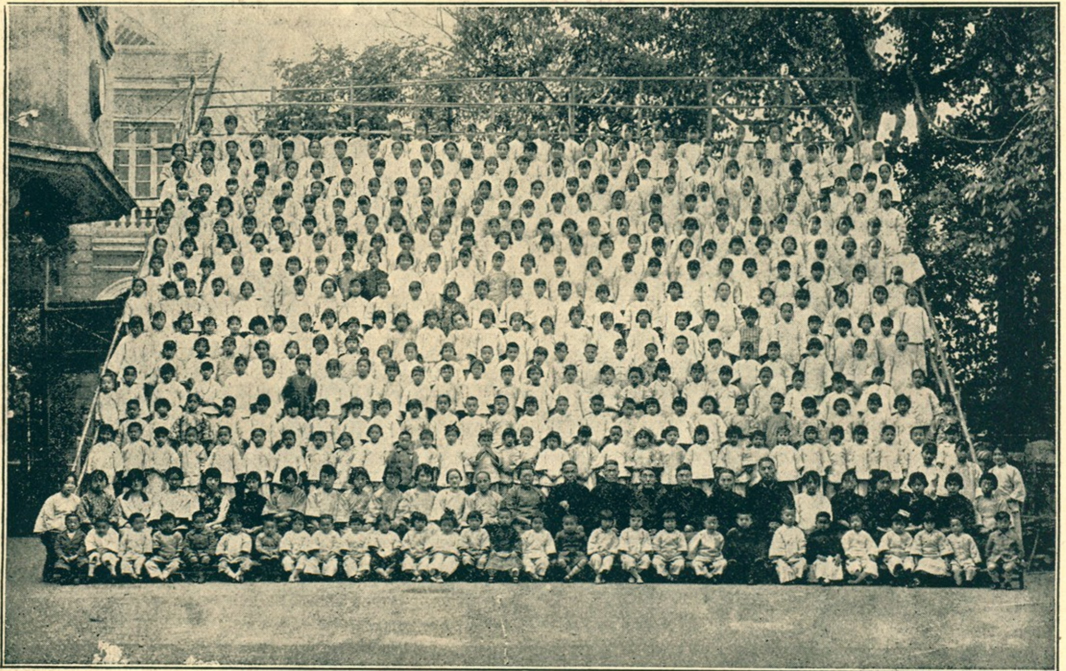
STAFF OF 1931.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教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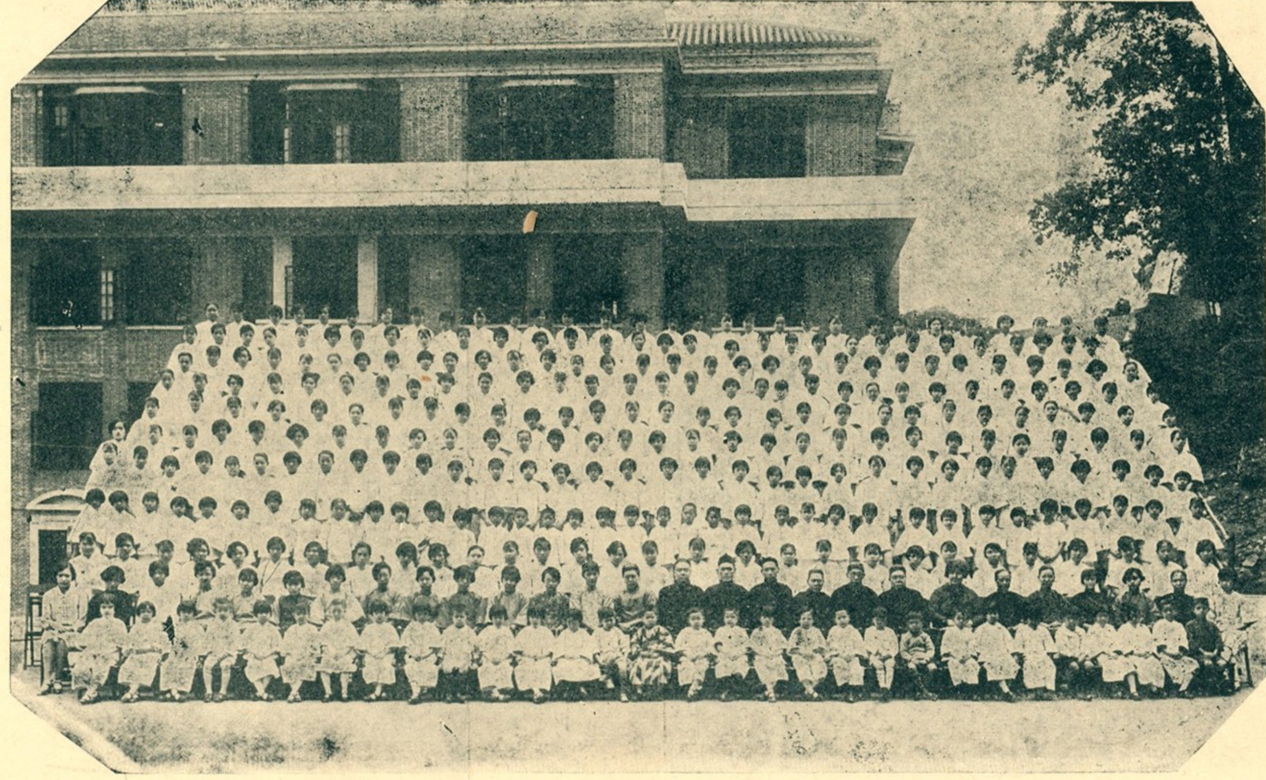


Staff and Pupils of 1916 with Mrs. Martin Principal.

一九一六年員生及校長馬丁夫人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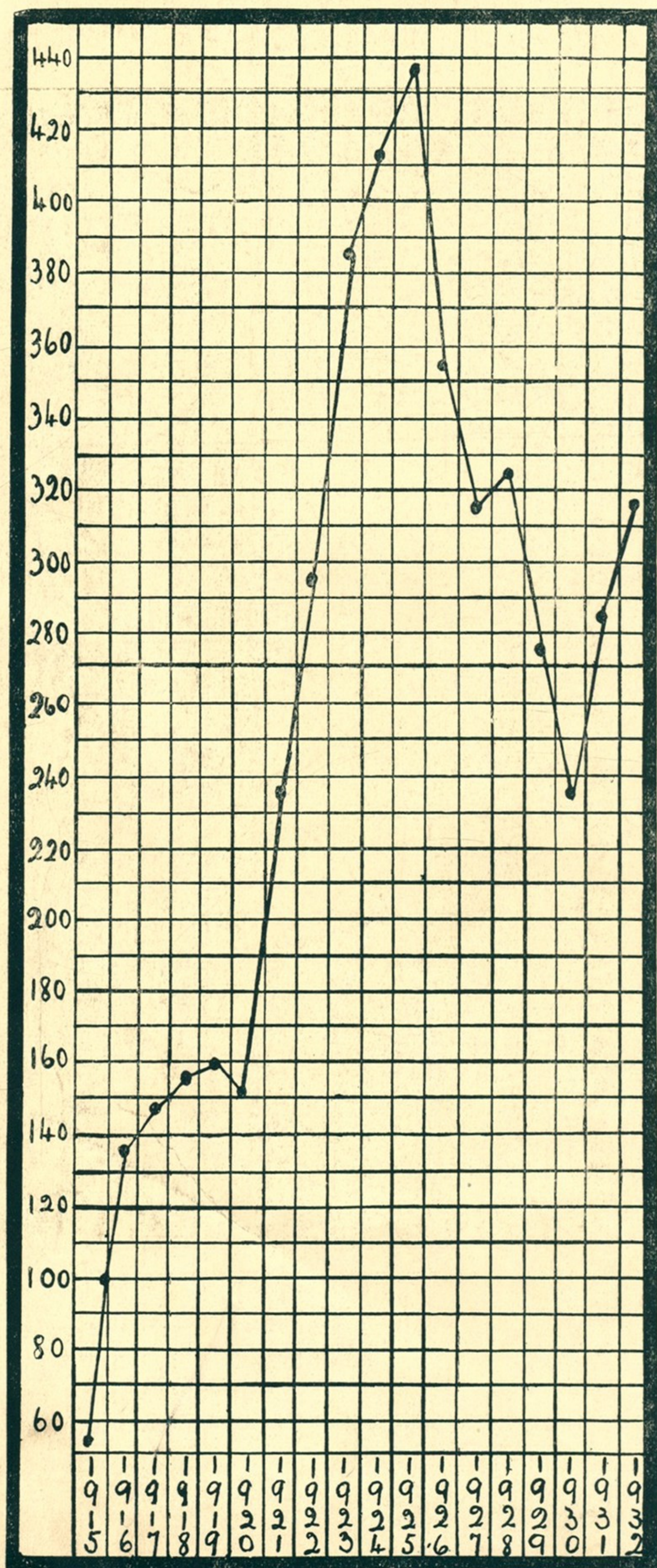
Staff and Pupils taken in 1925. 一九二五年員生合照



STAFF AND PUPILS 1928.

一九二八年員生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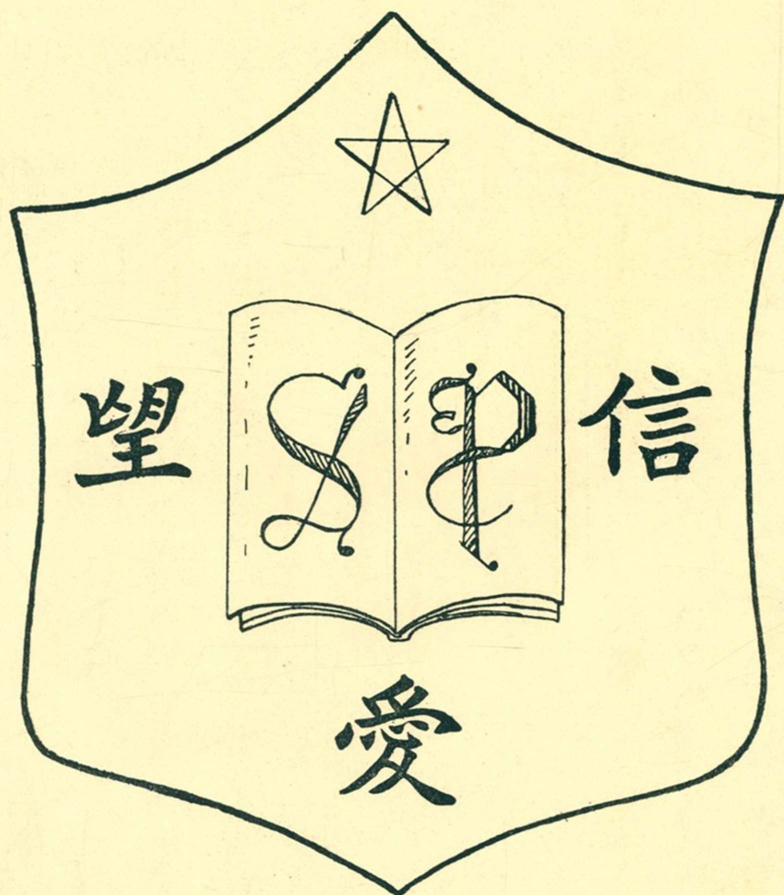
本校十七年來人數比較表





St. Paul's Girls' College

ENSIGN



聖 保 羅 女 書 院 校 徽

聖保羅女書院新校行開幕典禮紀事

歷十七載刻苦之經營。積數年來中外之捐募。始終不懈。卒達目的之聖保羅女書院。竟於一九三十二年三月二日下午。舉行開幕典禮。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一若造物者之有意頌祝焉。恢恢然廣數萬尺之校址。煌煌然高聳七層之校舍。內多飾以國旗。光耀麗日。氣象煥然。鐘鳴三下。各來賓及全體員生齊集禮堂。及米頓夫人鼓琴。則有本校女童軍肅然整隊。排列兩行。行禮致敬。爾時貝督憲及夫人並中西職員名士。魚貫登台。計是日到會名流。除貝督憲及夫人外。有杜會督。華人代表羅旭和。曹善允。周俊年。周壽臣爵紳。布政司夫人。教育司。工務局長。視學官。大學堂校長。及本校校董同人等。並員生數百人。濟濟一堂。洵稱盛事。其舉行秩序。首由主席杜會督作感恩禱告。並宣讀開會詞。大意謂此新校舍自前任港督史塔士於一九二五年行奠基禮至今。未嘗舉行何種落成典禮。因校董等以負債未償。不應急於舉行。今蒙社會人士鼎力維持。債項經已清還。同人等竊以工竣而自慰。特於今日開幕。作爲感恩之舉。蒙督憲大人及夫人並港中名流。蒞臨增光。同人等不勝欣幸。至新校舍建築經過情形。當由建築委辦主席羅旭和博士。詳細佈告。建築校舍之功。以羅博士爲最多。博士服務本校。已經十載。於一九二十三年。被舉爲建築委辦主席。數十萬元募捐。皆博士指揮策劃之功。更於一九廿七年。被舉爲校董副主席。於是一切學務之進展。更得博士之指導引領。本校成功之最得力者。博士之外。尚有

胡素貞校長。其於本校之策進。功績彰彰。亦當由羅博士詳細佈告。總之本校之有今日。實羅胡二君之賜也云云。繼由羅博士演說。佈告本校創立之歷史。及募捐之經過。(演說錄後)後由督憲夫人頒給證書。查本校畢業證書。本畢業即頒。後因遷在新校。以債務及種種情形。遂延至開幕日。始行補頒。計是日領受證書學生四班。人數三十五名。頒後。拍照。乃茶會而散會焉。

建築委辦主席羅旭和博士演說詞

貝督憲。貝夫人。教會督。在座諸君。吾人今日參與茲典。不能不令人悠然回溯十七年前聖保羅教堂會友暨其領袖林護先生創始本校之勞。此中情況。若登山然。既俯瞰其所經。復仰瞻其未達耳。當成立之始。僅租樓為校。師徒寥寥。然未及一年。即有校生五十人。於是遞年加增。至於今日。竟達三百零三人。內有寄宿生二十三人。教員亦達二十七人。馬田夫人首任校長。翌年胡素貞姑娘返自英倫。即繼其職。一九二三年。校生幾及四百五十人。而業主忽有收回校舍之通告。旁皇之狀。莫可名言。覓地以遷。艱難備至。用是籲請政府撥地建校。以圖久遠。幸蒙俯允。賜給貴重地段於堅尼地道與麥當奴道之間。約四萬丁方尺。則今日之校址是也。政府給地而外。復勉本校如能籌集二十萬元之數。將更補助建築費五萬元。作育菁莪。洵云備至。吾人於此。遂有建築委員會之設。主席一職。鄙人忝承其乏。差幸認捐踴躍。僅歷時一載。已達二十五萬

元。其後增至三十萬元。而工程猶未開始。政府遂踐其前諾。逮一九二五年六月。前司徒氏督憲爲本校行奠基禮。建築進行。方謂一帆無恙。不圖霹靂一聲。罷工與杯葛之大風潮。卽於是年暴至。其時款項之集合。僅十萬元。餘悉爲認捐未繳之數。認捐者旣以時局關繫。多陷於經濟困難。且間有倒欠不能自持者。而工程又不克戛然中止。本校坐是負債至於一十八萬元之鉅。是猶躋於半山之間。而聳峭懸崖。矗臨其上。茫茫前路。不知所屆也。然勇敢爲幸運之所歸。胡姑娘乃挺然以赴美籌款爲己任。或者疑其徒勞無功。然本校董事會已深知胡姑娘之爲人。遂聞其言而壯其行。至於今日。則又觀其成矣。惟吾人觀彼今日之所成。宜知彼爾時之所歷。當其遠適異國。僅一老母以偕行。而萬里風塵。遍於美國及加拿大之一部。殆夫返棹。道經檀島日本上海等地。猶是草草勞人。不遑啓處。日以募集款項爲事。但其舟車所至。則靡不備受社會上下之歡迎。其在美京。曾兩度作白宮之賓。現任胡佛總統就職時。且邀參大典。其在加屬。歷時僅十星期。而又當商業頹敗之秋。彼竟克從容募捐。至於港幣三萬元之數。然當入加之始。亦頗感留難。但不旋踵而遂起該地人民之敬信。尤可紀者。其在安他利奧之溫梳埠。邂逅之間。當局竟以該埠之自由權奉之。此不特胡氏之榮。抑亦本校之光也。憶彼就道之秋。董事會以爲果能籌募十萬元。於願已足。及其返也。竟集款至港幣一十五萬元。并得美國利里夫人歲捐本校免費學額十名。猶以爲未足。更於返港後。再募捐得三萬五千元。其熱心毅力。洵有加人一等者矣。

　　時至今日。本校已淸償宿負。是皆政府對於教育之成全。對於吾人之信任。與夫社會對於贊

助之熱烈。尤其是胡姑娘對於本校奔走號召之告成。有以致之。吾人當感紉五中。故致謝忱可耳。不寧惟是。本校校址之由來，吾人亦當稱道不忘。以誌盛德。彼爲之請命於理藩院。而卒獲給地之邀准者。則前任督憲史塔斯也。爲之力助給地之請求。給款之鼓勵。則前任輔政司符律策也。爲之肩任撥地之重大工作。而不辭勞瘁者。則工務署荷靈士甯夫也。爲之指撥建築補助金五萬元。而不待吾人二十萬元之集合者。則前任督憲金文泰也。以胡姑娘今日之所成就。固衆譽所歸。然非美國暨加屬之社團與個人熱誠贊襄。羣策其力。亦無以臻此。其尤著者。則爲約翰活博士。司威加些利夫人，暨華盛頓諸女士。聖公會內之婦女協助會。中華會館。Gee How Oak Tin 會社。安良會社。與夫各中美報章。此皆胡姑娘所欲吾人表而出之。以誌弗諼者也。

吾人對於本港士夫贊助之力。亦當一致感激之誠。彼如故友利希愼公慨捐三萬元。故友馮平山公。林護先生。莫幹生先生。李子芳先生。簡達才先生。各一萬元。簡東浦先生三千元。復多耗其寶貴時間。以致力於勸募。凡此皆彰明較著者。其餘慷慨相將之士。尤指不勝屈耳。

抑鄙人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本校全部工程。自始迄終。無一不經建築專家林護先生。督察進行。堅鞏莊華。各充其量。義務司庫黃茂林先生獻議服務。惟校所需。且節用惜財。出納有度。凡此兩君。與建築委員會各同人。皆鄙人所當竭誠致謝其鼎力互助之勞者。吾人應知此巍巍巨廈之有成。其中工作經過之慘淡紛紜。實與彼商務忙人。肩任之餘。犧牲一切安閒耳。

所可惜者。本校董事局主席教會督行將遄返英倫。主持教務。是平昔所以爲吾人賢良之領導

。精神之鼓舞者。遠離有日。感喟何如。吾人惟冀會督在遠不遺。針車時錫。并祝彼夫婦健康愉快。所至功成。此則心香一瓣。所願會督夫婦笑而頷之者也。

當胡姑娘赴美籌款之日。羅錫珍女士代理校務。悠悠歲月。兩載有餘。雖教員不敷。輒形牽制。然堅苦維持。未嘗廢事。鄙人自不必拘於兄妹之嫌。而揄其勤勞之績耳。

今者貝督憲。貝夫人。在座讀君。各皆惠然肯來。以成茲典。鄙人請代表本校一掬熱忱。故謹稱謝。而貝夫人對於本校關懷綦切。尤爲鄙人銘感之深。匪言可喩。去年十月本校有籌款賣物會之設。夫人既俯司開幕。曾幾何時。今又寵臨頒證。可見夫人對於一切事業。苟其目的所在。有爲本港婦女所利賴者。夫人靡不樂其有成。慈風懿範。洵足以鼓舞吾儕者矣。

在座諸君。本校十七年來攀籐牽葛之登山工作。鄙人已撮繪於茲矣。前途之峯迴路轉。更復何如。吾儕此行。殆求其造巔詣極也。然教育事業。其道無涯。絕頂之淩。恐有可望而不可卽者。未可知耳。惟本校之願望。所欲敬爲諸君一道者。亦已盡於一九二四年元月鄙人爲此新校籌款演說。其詞曰。「聖保羅女校。以予所觀。殆可於本港教育範圍。佔一相當之席。該校以中華完美之教程。實行作育。而對於經學。家庭學。經濟學。衛生學等等。皆注重不遺。尤其是對於我國女子遺傳之高尚特性。使之保存勿墜。」繼又曰。「今日之女子。卽他日之人母。孩提之童。能知所謂親愛者。惟母啓之。而家庭感受之效。亦以得於母者爲最宏。本校敎旨。卽求所以完成其母格。而可以勝任愉快者也。故於孔孟之教。則師其適合於今日之家庭與社會者而灌輸之。基

督之教。則師其和柔。自克。親愛。容忍。眞仁諸義而薰陶之。以培立其他日賢母之全範。凡此種種。皆本校教旨之所宗。雖未之逮。然造就已多。以底於成。固所期也。今者本校已幸免於經濟之困難。而諸君扶掖之力。信任之深。所以爲吾人捍衛其進行者。亦已彰彰在目。吾人且以之振奮興起。以求達其最終之企圖。斯可以已。

胡素貞鳴謝

素貞自少蓄志。與我女學。因先自振奮。遊學英倫。由民國五年。畢業於英牛津大學。卽遄返香江。接辦聖保羅女校。本所志所學。悉心擘劃。徼幸校址三遷。學額均滿。然竊念以校舍狹隘。使後至者向隅。揆諸興學初衷。殊多抱憾。繼而幸蒙本港紳商。組織本校建築委員會。由羅旭龢博士主席。黃茂林任會計。當地勸捐。首由港政府捐助校址六畝。建築費五萬元。以資提倡。蒙各界慷慨贊助。經之營之。務期講舍宏開。教育發展。又繼而幸蒙北美各埠僑胞。凡素貞到呼將伯。均表同情。踴躍捐助。尤其幸蒙各中華會館，安良工商會，至孝篤親公所，各報館，及各團體明達諸君。不辭勞苦。協力勸捐。俾本校宏模壯規。克副所望。可見熱心興學。具有同情。今校舍巍然。憑臨香海。庶幾萬間廣廈。士皆開顏。此後女學大興。成就無限。咸拜各界高明捐助之賜。而素貞荷蒙成美之德。亦當永矢弗諼。用泐數言。藉申謝悃。

本校建築委辦芳名

主席 羅旭龢

司理兼司庫 黃茂林

周壽臣　李子芳　李右泉　林　護　簡東浦　馮平山

利希臣　蔡　興　李冠春　莫幹生　周東生　李星衢

郭幼廷　李煜堂　郭　泉　李亦梅　莫晴江　簡英甫

郭少鎏　陳碧泉　簡孔昭　陳殿臣　王國旋　李榮光

李葆葵　黃潤棠　何詠泉　梁仁甫　梁弼予　胡素貞



The Hon. Mr. R. H. KOTEWALL, C.M.G., LL.D., J.P.,

Chairman of Building Committee,

Vice-Chairman of the College Council.

建築委辦主席並校董副主席

羅旭龢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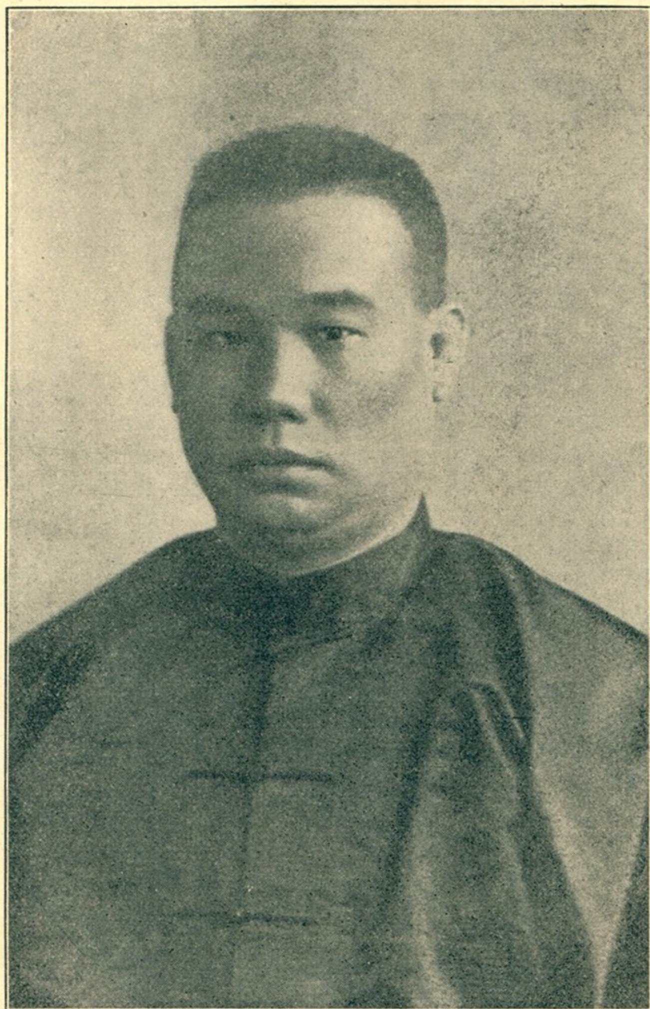
Mr. J. M. Wong, J.P.

Hon.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Treasurer of the College Counc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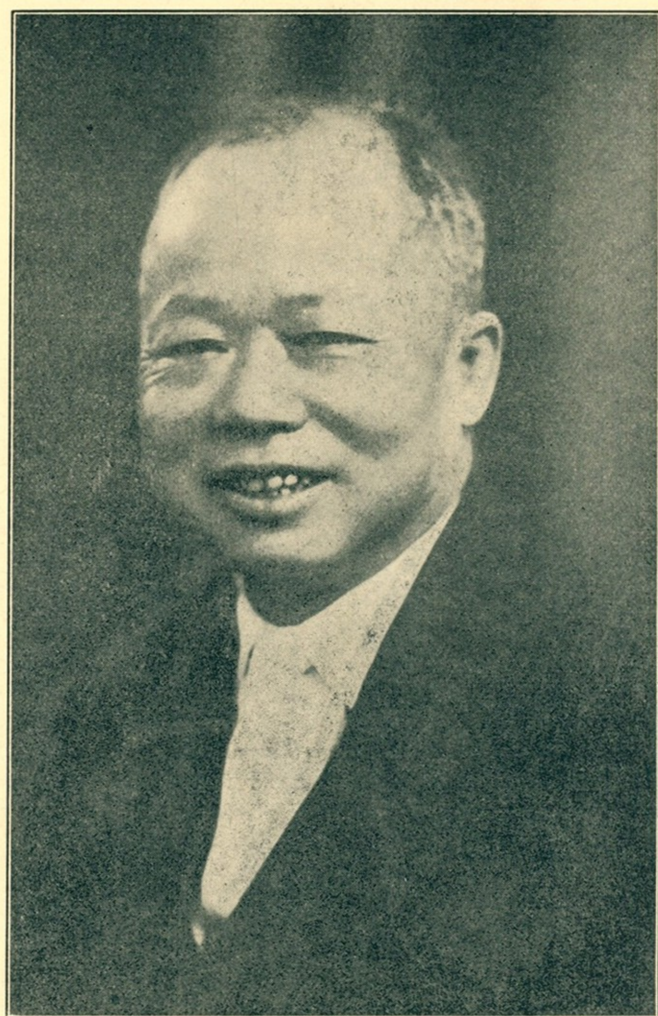
建築委辦義務司理兼司庫并學校司庫

黃　君　茂　林



Mr. Lee Hysan.

利公希愼



Mr. LAM WOO.

A Founder of the College and a Member of the College Council.

創辦人兼歷年校董

林　護　君



Mr. Fung Ping Shan, J.P.

馮公平山



Mr. Mok Kon Sang, J.P.

莫君幹生



MR. LI TSE FONG, J.P.
A Member of the College Council.

建築委辦兼校董

李君子芳



Mr. KAN TAT CHOY.

校董

簡君達才



Mr. Kai Tong Po.

簡君東浦



Mr. KWOK YAU TING.

建築委辦兼校董

郭君幼廷





Mr. LI YAU TSUN, C.B.E., J.P.

李君右泉



The Hon. Sir Shou-Son Chow, Kt.

建築委辦兼校董

周爵紳壽臣



Mr. CHAN PIK CHUEN.

陳君碧泉





Mr. LI KOON CHUN, J.P.

李君冠春



Mr. Choy 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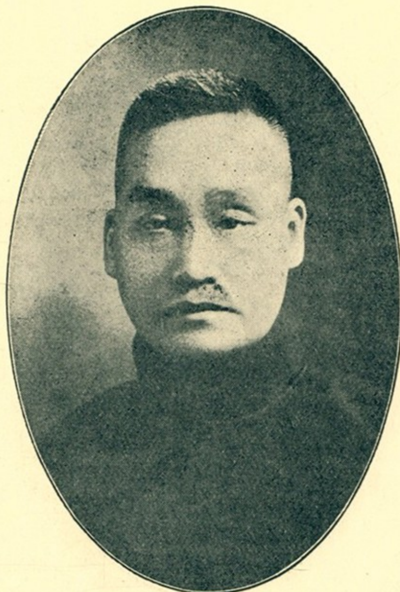
蔡興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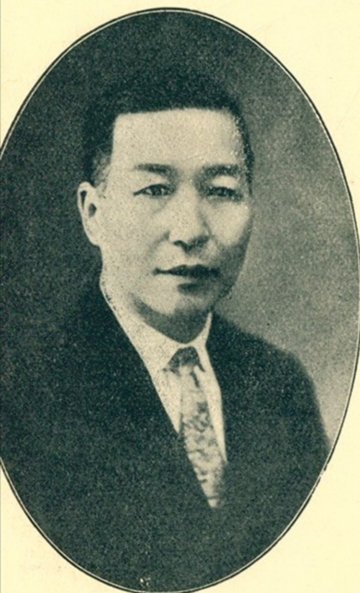
Mr. Wong Kwok Shuen.

王君國璇



Mr. Mok Ching Kong.

莫君晴江



Mr. Li Sing Kui, J.P.

李君星衢





Mr. P. Gockchin.

郭泉君



Mr. CHAN TIN-SON, J.P.

陳君殿臣





Mr. LI YUK TONG.

李君煜堂



Mr. LI YIK MUI, J.P.

李君亦梅



Mr. LI PO KWAI, J.P.

李君葆葵





Mr. CHAU TUNG SANG.

周君東生

香港捐助聖保羅女書院建築費芳名列下

承 捐 助 港 銀 伍 萬 員 者

香港政府

承 捐 助 港 銀 三 萬 元 者

利希慎

承 捐 助 港 銀 一 萬 元 者

林 護　莫幹生　李子芳　簡達才　馮平山

承 捐 助 港 銀 五 千 元 者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翟玉堂　簡孔昭　莫晴江

承 捐 助 港 銀 三 千 元 者

簡照南

承 捐 助 港 銀 二 千 元 者

簡東浦　王國璇　李冠春　陳碧泉

承 捐 助 港 銀 一 千 五 百 元 者

郭少鎏

承 捐 助 港 銀 一 千 元 者

陳殿臣　李星衢　蔡 興　李榮光　鄭 發
崔仲嶧　吳源興行　黃潤棠　范華臣　陳廉伯
簡英甫　李亦梅　周東生　李右泉　郭幼廷
吳理興太太　東亞銀行　胡爾楷夫人　梁仁甫

承捐助港銀六百元者

辛聖三　霍桃溪　永安公司

承捐助港銀五百元者

上海火水保險公司　廣東銀行　德信銀號　何穎泉
陸蓬山　周壽臣　林裘謀　李煜堂　周少岐
黃茂林　李作忠　李作禮　梁弼予　羅旭龢

承捐助港銀三百五十元者

蔡天日

承捐助港銀三百廿五元者

胡禧堂

承捐助港銀三百元者

蔡　昌　岑伯銘　康年燕梳公司
上海永安公司　聖保羅女校舊生會　聯泰燕梳公司

承捐助港銀二百元者

余仕榮　高露芝　伍　華　郭　泉　黃金福
周雨亭　馬應彪　胡惠德　張公勇　鄺華民
伍于簪　李葆葵

承捐助港銀一百元者

鄺景眞　朱松軒　岑善全　錢來嘉　陸文瀾
張文輿　丫倫醫生　趙學醫生　梁伯菱　何淡梅女士

曹太太	大新公司	先施公司	馬玉山公司	馬祖容
胡惠德夫人	盧頌舉	林程氏	陳少霞	朱頌侯
許少榮	譚樂芝	永安人壽保險公司		永安燕梳公司
郭　樂	陳樹銘	蘇先生	杜澤文	馬永燦
黃屏蓀	黃桂清	黃碧東	雲　葉	柯比利醫生
大東酒店	梁　培	龐子良	馬永燦夫人	麥女士
辛善全	黃渭頌	彭澄波	胡榮意	胡美意
鄺源敬	李惠芝女士	伍于篙	李雁南	李秋南
伍于湫	藍鄭氏	黃耀堂	鮑明常	鄧士標
陳永輝	胡素貞	羅錫珍	劉玉堂	蔡貴伍
Hynes	H. Gittens	潘子良	馬永燦夫人	鄧肇堅

承捐助港銀五十元者

陳運新	何光夫人	劉太太	黃三美夫人	蔡有恆
歐陽文慶	歐陽瑞梅	郭　順	李　根	李國昭
劉貢三	馬祖星	尤貴樂	楊少泉	安昌號
吳惠勤	陳子虞	何世亮	馮作霖	梁冠英
劉奕卓	呂維洲	黃伯良	歐陽新亭	陳雲繡
吳偉芹	羅夫人	廣泰源	唐學亭	

由以上十六項捐得港銀	$202,825.00
由五十元以下捐得港銀	4,661.35
二共實得	$207,486.35

核數員 湯臣公司　胡爾楝

核數師湯臣簽押

義務核數員胡爾楝簽押

（捐助五十元以下芳名太多恕不印入）

旅美華僑勸捐董事芳名

梅伯顯 劉吉祺 蘇佩球 謝烿 陳殿庚 李給珉 黃福民

阮　洽 易綺西 朱尊吾 黃鏡蘭 陳宜顯 譚冠三 譚學才

熊崇志 胡恆忠 胡伯良 胡維邃 馬恒兆 阮賡唐 李啓輝

李照松 余敬禮 熊崇德 梁袞堂 關崇頴 胡羨昌 李啓輝夫人

陳敦樸 鄧盛沃 許　讓 陳繼成 李世璠 陳文纘 朱紹昌夫人

胡維琳 簡　炳 胡持保 周　敬 朱廣煒 陳文壇 朱伯元夫人

謝己原 陳孔芳 李功煜 朱逸庭 徐如悅 胡持念 簡　炳夫人

趙超常 梅連枝 阮宗祐 林始亨 胡峯卓 譚雲甫 鍾　宇夫人

胡持恩 梅迺定 巫理唐 陳樂生 周如楨 胡邃年 司徒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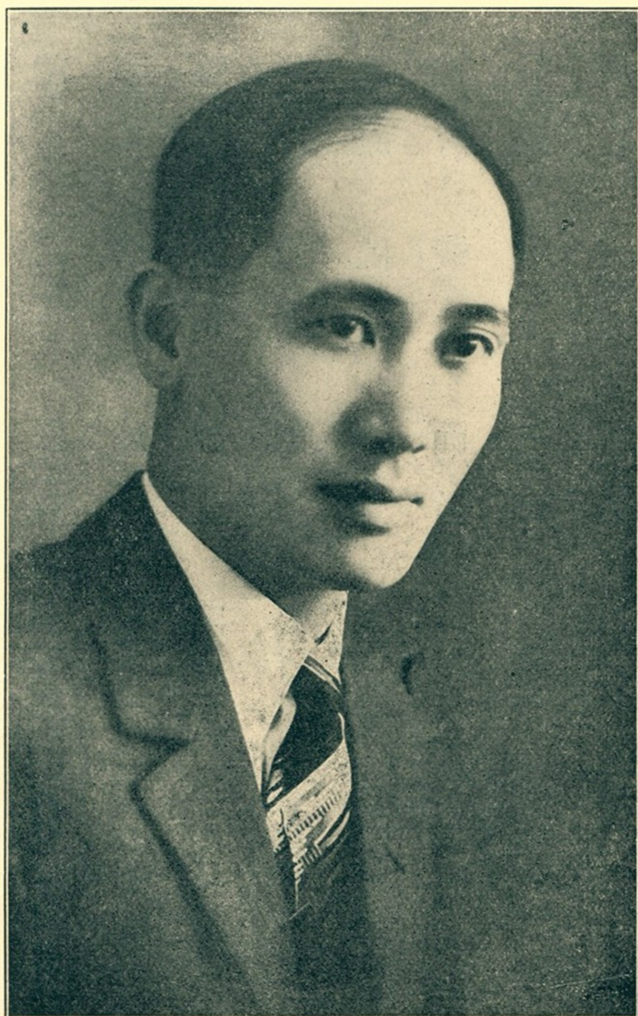
周　崧 方潤方 阮金元 陳景文 張芾棠 胡英三 司徒俊蔥

胡仲雲 方富杏 羅公正 胡浩生 李日如 黃良滋 王　湘

唐瑞年 劉孔驥 梅兆龍 陳孔波 盤兆龍 杜惠生 陳　巧

旅美華僑慷慨捐助貳仟伍佰美金者





Mr. Joe Shoong.

周崧君

旅美華僑慷慨捐助弍千伍百美金者





Mrs. Wong Kuk Yeu.



黃吉耀夫人

THE

NATIONAL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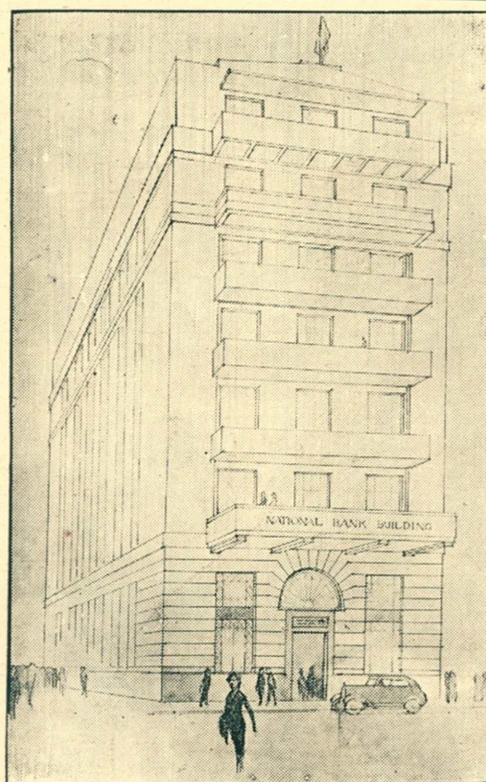


穫豐貯倉
懷璧善藏

本行

保管庫

設備週密處理適宜
誠名媛閨秀貯藏珠
寶珍飾契券股票等
要件之無上寶藏也



◀本行德輔道中雪廠街口新行址▶

節儉養德
儲蓄裕財

本行

儲蓄部

交收敏捷利息特優
有志養成節儉美德
者請即惠臨。。。

香港

國民商業儲蓄銀行有限公司

現在德輔道中一百四十四號至一百四十八號

香港廣東銀行有限公司

(自置行業)

▲金山分行 在大埠孟金街第五五五號

▲暹羅分行 在耀華力街第二二九號

▲漢口分行 在英界揚子街十九號

▲香港總行 在德付道中第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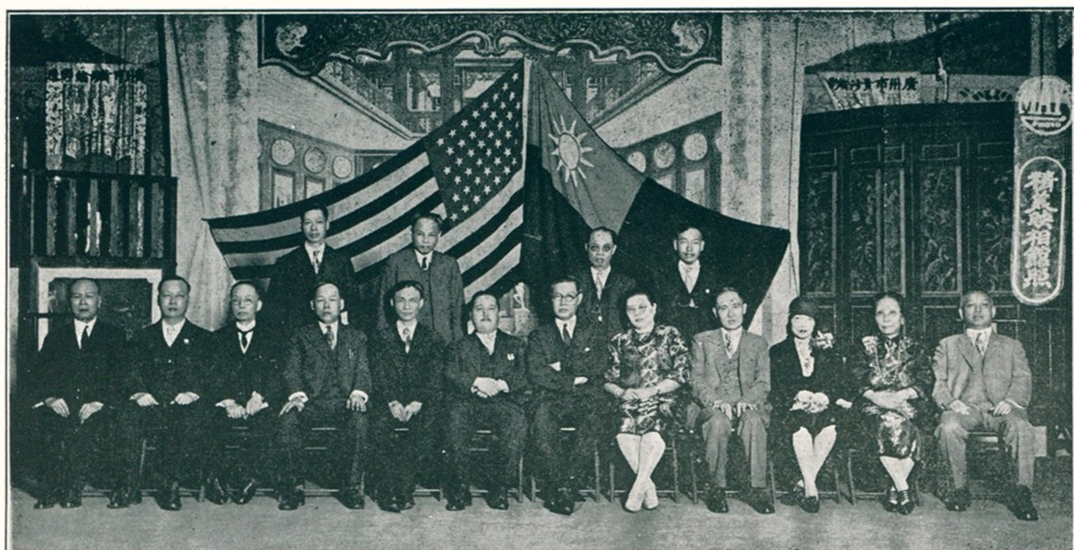
▲廣州分行 在廣州西堤大馬路十號

▲上海分行 在英界寧波路五十二號



Head Office: No. 6, Des Voeux Road C., Hongkong.
Canton Office: No. 10, The West Bund, Canton, China.
Shainghai Office: No. 52, Ningpo Road, Shanghai, China.

San Francisco Office: No. 555 Montgomery St. S. F. Calif. U.S.A
Hankow Office: No. 19 Yang Tze Street, Hankow, China.
Bankok Office: No. 229 Yawaraj Road, Bangkok, Siam.



Consulting Committee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聖佛蘭西斯哥勸捐委辦



Friends who assisted Miss Woo in her finance campaign in America.

美國華僑籌欵

Consulting Committee in Quebec and Ontario.

圭倍克及安大略勸捐委辦



Consulting Committee in Vancouver.

溫哥華勸捐委辦



CONSULTING COMMITTEE IN HONOLULU

檀香山勸捐委辦

Individuals who assisted Miss Woo in her Campaign in America.

協助胡女士勸捐各埠諸君



Consul Goon Dip, Seattle.

舍路埠 阮洽領事



Mr. & Mrs. Kan Ping, Chica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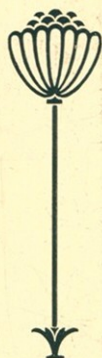
芝加高 簡炳君及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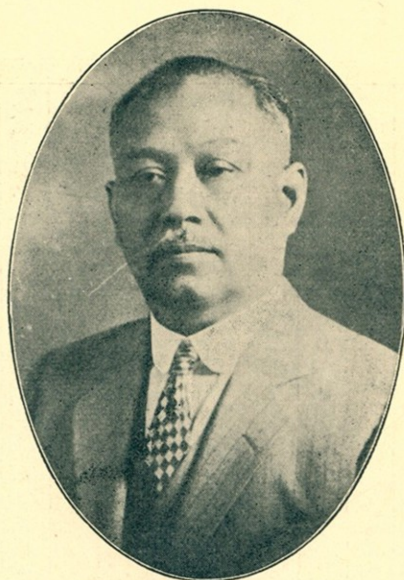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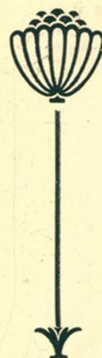
Mr. Chan Lee, New York.

紐約埠 陳宗熴君

Individuals who assisted Miss Woo in her Campaign.







Mr. CHAN TUUN POK,
Chairman of Consulting Committee in San Francisco.

聖佛蘭西斯哥勸捐委辦主席

陳君敦樸



Mr. WOO PAK LEUNG,
Chicago.

芝加高

胡君伯良



Mr. LAU HUNG KA,
New York.

紐約埠

劉君孔驥

本港士商捐助建築費芳名列左

Names of Donors in Hong Kong, engraved on marble slab.

本港士商捐助建築費芳名石碑

旅美華僑捐助建築費美金芳名

Names of Donors in North America and Honolulu, engraved on marble slab.

旅美華僑捐助建築費美金芳名石碑

逕啟者香港聖保羅女書院開辦多年成績甚優故來學日衆惟校舍狹隘不敷容納若不力謀展拓使後至者向隅殊非振興女學之美意　鄙人與各同志有見及此爰於一九二六年呈准　政府撥給堅尼地道地段三萬三千餘尺為改建新校之用鳩工庀材堂舍咸備經於一九二七年九月落成共計建築費三十餘萬皆由本港各紳商題捐惟造端宏大現有一部份建築費尚付闕如再四思維苦無良策校長胡素貞女士以各埠華僑對於我同胞教育注意提倡而本校為女學之總樞更當樂為贊助因自請親詣各埠竭力募捐俾經費充裕債務清釐熱心教育洵堪嘉尚於其行也特泐數行以為介紹

諸君敬教勸學素著熱誠或慷慨解囊或協力勸捐定能令胡校長滿意而歸俾本校辦理完善為女學放一異彩則不獨莘莘學子感激靡涯　鄙人亦同深感謝矣此致

美國各界華僑列位先生均鑒

香港定例局首華人代表
聖保羅女書院籌辦建築值理主席　羅旭龢謹啟
一九二八年　月六號

TELEPHONE WORTH 6064

美國紐約中華公所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16 MOTT STREET
NEW YORK CITY, N.Y.

各埠僑胞同鄉先生大鑒敬啟者茲有香港聖保羅女學校校長胡素貞女士到美籌募經費請本公所給函介紹查該校成立多年造就甚衆英王特給予獎章港政府復撥地建校於此可見該校成績之優矣現因擴張之後經費不敷來美勸募本公所嘉其矢志教育之誠鑒其辦學成績之美除協助勸募外特給函介紹望各埠僑胞本百年樹人之志作慷慨捐輸之舉俾得良好效果比宣特該校之榮抑亦華僑之光也此候

旅安

紐約中華公所主席易綺苗
紐約中華會館主席甄亮甫
李功煌

中華民國十八年元月十九日

CABLE ADDRESS: "CHINASIX"　　TELEPHONE CHINA 316

駐美中華總會館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CHINESE SIX COMPANIES
843 STOCKT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

CABLE ADDRESS: "CHINASIX"　　TELEPHONE CHINA 316

駐美中華總會館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CHINESE SIX COMPANIES
843 STOCKT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

逕啟者現准胡素貞女士呈來香港中華
商會及港東華醫院商董鄧肇堅等函均
稱香港聖保羅女中學自改該女士長校十有
餘年學額日增成效大著近因拓建新校於堅
尼地道以校舍不宏作育維艱需款甚鉅尚不
足十餘萬元是以公舉該校長胡素貞女士
親自來美各埠籌捐請代為勸募等因據此
前情查該女校長熱心教育既為國民造賢淑
媛任本校籌從發成績優良深堪贊助茲會函
特為介紹俾我各埠
僑胞工商團體先生如遇女士到埠時希為妥
為接洽實力協助籌捐玉成其美則拜
先生之賜於無窮矣此致
各埠
中華商會
華僑團體　諸先生鈞鑒

大埠中華總會館總董兼任肇慶會館主席　梁袞堂
寧陽會館主席　雷奕南
岡州會館主席　趙超常
三邑會館主席　謝敬銘
陽和會館主席　陳佚韋
合和會館主席　余讚棠
人和會館主席　陳秉陶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電話 TELEPHONE CHINA 0847　　電報掛號 CABLE ADDRESS CHINESECHAM

金山中華總商會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AN FRANCISCO
730 Sacrament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電話 TELEPHONE CHINA 0847　　電報掛號 CABLE ADDRESS CHINESECHAM

金山中華總商會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AN FRANCISCO
730 Sacrament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逕啟者茲據香港中華商會及東華醫院
來函均稱駐港聖保羅女中學校開辦十餘年
成績卓著今因拓建校舍需費甚鉅除在港
籌捐十餘萬外仍欠半數是以推舉該校長胡
素貞女士親往外洋籌捐請為襄助進行等
情前來本商會准此查該校辦理多年作育
賢淑人才所在多有足証該校成績優良至
堪嘉尚用特介紹前來希期
各地僑胞凡於胡女士所到之處妥為接洽協
助籌捐以維學務而成美舉實紉公誼此致
各地
中華商會
華僑團體　諸君惠鑒

駐金山中華總商會
會長　鄧育之
書記　龐瑞年

中華民國

康年儲蓄銀行廣告

啓者本銀行經在香港政府註册專經營銀行一切業務尤注重於儲蓄存欵定期存款抵押放款等項本銀行所收入之存款俱用以按揭屋宇有價證券及貨倉按揭等項不能移作別用存款者永無危險之慮且本銀行設有定章凡在本銀行儲蓄而兼在中國康年人壽保險公司投保險除者可授權與本銀行每年由其存款中撥支保費使該投保者永無愆期之誤試一舉兩得之善法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存款息價　定期存款▼

三年期週息四釐半　兩年期週息三釐半
一年期週息二釐半　半年期週息一釐半
儲蓄存款週息三釐

總司理李星衢啓

HON NIN 'AVINGS BANK, LTD.
o. 186 & 188 Des Voeux C.
HONGKONG

寫字樓設在香港德輔道中一百八十六號
電話二零八九零

中國康年人壽燕梳有限公司廣告

總寫字樓設在香港德輔道中一百八十六號及一百八十八號

HONG NIN SAVINGS BANK, Ltd.

No. 186 & 18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啓者本公司備足資本物業貯在香港政府作保證金專經營人壽保險生意開辦十餘年信用素著所有賠償之快捷辦事之通融章程之妥善久已膾炙人口現再增加幼孩保險法良意美欲知詳細章程請向本公司取閱便悉再啓者投保諸君若僑居歐美可以在銀行買滙票寄至本公司交納保費本公司收到滙票後卽將收單寄囘此爲兩之之法且本公司設有定章凡在康年儲蓄銀行付款者而兼同在本公司投保壽險者可授權與康年儲蓄銀行每年由其存款中可交保費使該投保者永無愆期之誤誠一舉兩得善法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投保章程函索卽寄）

總司理李星衢啓

旅美華僑捐助建築費芳名列下

承捐助美金二千五百元者(G. $ 2500.00)

周崧君　黃吉耀夫人

承捐助美金壹千元者(G. $ 1000.00)

阮洽領事　張援羣女士

承捐助美金五百元者(G. $ 500.00)

梅伯顯領事　波士頓安良工商會　紐約安良工商會

張欽始　雷玉珍女士

Madam Whitney Hoff.　Mrs. F. A. Bryan.

Mrs. John L. Proctor　Mr. J. L. Grandin

承捐助港銀壹千元者(M. $ 1000.00)

胡持璞　陳宗焜　朱伯元

承捐助美金三百元者(G. $ 300.00)

陳敦樸君　Miss Louise Warren.

承捐助美金二百五十元者(G. $ 250.00)

墨國朱士卡利中華會館

承捐助美金二百元者(G. $ 200.00)

李國欽君　Woman Auxiliary of Baltimore

承捐助美金壹百五十元者(G.$150.00)

未士卡利聯勝堂	陳景文	陳伯興	胡峰卓
陳文壇	譚贊	曾瑞	周嶽

承捐助美金壹百元者(G.$100.00)

滿地可至孝篤親公所	墨國至孝篤親公所	芝加高美人婦女會
壇山華美銀行	杭城安良工商會	芝城安良工商會

方潤文	梅煌乃	黃爍秀	梅迺定	胡恒淙
陳宗英	劉吉祺	陳展雲	聶富嘉	陳孔芳
張巨綱	簡俠魂	梁國盤	胡伯勳	胡維犖
胡羨昌	徐如悅	陳象鏗	羅秘眞	何雅燕
陳天一	趙燦恒	黃秀準	黃福民	胡冠椿
關釗	簡炳	李全	陳有	李士
林煥	陳滾	陳巧	義泰公司	昌世公司

Brooklyn Hospital Nurses　　Miss Florence Sullivan

承捐助美金七十五元者(G.$75.00)

Miss Wood and Friends(Boston)

承捐助美金七十元者(G.$70.00)

譚普緣

承捐助美金六十元者(G.$60.00)

陳伯興夫人　朱景昌　胡持雲

承捐助美金五十元者 (G$.50.00)

士作頓至孝篤親公所　波士頓中華皇主女會　西人寰球麵粉公司

胡持保	胡潔和	胡莊和	廣興隆號	萬國公司
朱箕衍	胡沃杏	羅職民	陳文纘	周壽來
譚家海	熊耀宗	胡維統	陳新才	馬恒兆
曾桂芳	蔡琼初	楊菊波	何麗圓	梅迺琯
陳光耀	陳振宗	曹鳳作	陳源宗	馬隆深
美京書院	陳錫三	吳業焯	梅濤迺	余和信
李暢來	劉天申	黃章郁	易綺茜	陳柏宗
余朝蔭	胡裕勝	熊崇德	巫理唐	廖致和
雷維豐	薛嗣嚴	溫潤就	李兆滿	胡惠文
胡冠鶱	阮本萬	陳孔坡	張文煥	扶正公司
張天濬	劉孔驥	黃湘章	胡持攀	趙超常
黃錦添	滙麗公司	陳章華	陳玉麟	趙峻堯
胡持恩	譚信田	陳繼成	麥積超	馬俊林
梅宗集	盧維練	金菊園號	黃植枚	任春華
吳春發	李碧蘭	阮　連	積彩安良堂	王　湘
陳兆安夫人	江華夫人	梁　明	周　廣	李　福
司徒澗文	劉吉祺夫人	溫何潔卿	吳　燦	安寧堂
劉鏗奇	趙　池	周敬夫人	屋崙聯勝堂	新藟安良堂
紐約福隆園	李啓輝夫人	阮金元夫人	簡炳夫人	梁長夫人
梁藟英女士	林　升	許　廣	楊　樞	李江氏
梅黃玉卿	李碧蘭女士	盧　長	紐約鶴山聯鄉會	

胡桂容,錫容,浩容

Mr. T. F. Farm. Mrs. Von Holt. Mrs. Sioussat
Calvary Church. F. Mac Veagh Co. Mrs. A. Scott Bullitt.
Mr. W. H. Chaund. Mrs. G. Swope Commings Laundry
Miss Gilders Leeve for Gunston—Hall Washington D. C.
C. F. Yau.

承捐助美金四十元者(G. $40.00)

伍雄學 李柏和 古銀勝 阮達三 李陳美彩
黃賢灼 杜惠生 陳宏勳 兆雪堂 陳敦樸夫人

承捐助美金三十八元者(G. $38.00)

梁雄起 梁秀官 楊菊波夫人

承捐助美金三十七元者(G. $37.00)

關崇昌

承捐助美金三十五元者(G. $35.00)

滿地可青年會 關沂初 鍾振莊
鄭振成 錦碌埠致公堂 都城中華青年會

承捐助美金三十三元者(G. $33.00)

麥德輝 胡持滿 葉達遇 李儀來 李于盛
黃良滋 吳有昌 譚雲甫 胡尊年 胡持冠
李希頤 阮賡康 胡持念 國民黨 (Quebec, Can.)

承捐助美金三十二元者(G. $32.00)

孔羅瓊珊 譚錫金 伍積勳 伍丁貴

承捐助美金三十元者(G.$30.00)

費城安良工商會　那伏安良工商會　哥林布市安良工商會
積彩致公堂　三藩市公司　舍路至孝篤親公所
陳錫三夫人　陳瑞炳　廣和祥　譚亮謀　陳纘禧
梁功照　方富杏　胡維鎰　蘇　金　梁　長
胡持保　女子會館　梅清迺　雷　芳　司徒進洪
伍學光　胡伯良　鄭　趙　伍積勳
L. C. King

承捐助美金廿五元者(G.$25.00)

李文瑞　地關拿華僑團體會　唐瑞年　陳瑞生
信來公司　林煥夫人　杏花樓　譚宗鋭　檀山共和銀號
唐謙光　許　初　程潤權　源昌號　芝城胡安定房
何　林　陳文樓　胡持沛　北京樓　林　芳
吳顯容　黃遠章　大利館　伍賚琛　阮球耀
南京公司　黃經芳　伍積勳　鄧盛毓　梨　園
胡維喜　羅義珠　翁聯鏗　胡冠顏　永興公司
廖鎮慈　陳記存　舍路僑亞洲餐館　余文盛
鄺　廷　余　臻　張平奕　胡維基　黃　新
黃　伯

R. H. Tsom.　Mrs. Cockran.　J. Dleuy.
John Reilly.　Miss Elizabeth Matthew.　Miss Sturgis.
R. R. Reeder.　Judge W. H. Heen.　R. C. Pew.
士利加地 Asia Restaurant　無名氏($25,00 H. K.)

承捐助美金廿四元者(G.$24.00)

市懇蓮租地禮拜堂

承捐助美金二十元者(G.$20.00)

麥基蘭　永和房　費城鶴僑聯鄉會　美京至孝篤親公所
張　九　趙　捧　雙英齋麵行　陳祀瓊　陳象珈
袁能掌　陳典經　東京公司　贊寧堂　益隆押
麗華隆　朱煥球　關崇支　唐江雪華　中西日報
謙生號　全生號　生生號　余濂中　黃碧傳
倫　標　胡少莊　黃　堯　袁能寧　泰彰公司
萬和昌　陳文炎　余滾羨　馬金玉　李松大
唐連清　聯安公司　公興公司　伍洪鶴　梁維新
文興號　朱坤堂　波地磨中華公所　波地磨安良堂
馮寶池　華英公司　梅霞迺　張巨安　瓊華樓
楊紹英　胡枝煒　羅公正　羅乙翔　羅策儀
羅忠儀　李　新　陳貽橛　胡　文　王林君
李壽祥　緬城安良工商會　胡倫培　陳梅初
曾詩傳　伍毓寬　馬登夫人　陳纘禍　劉舜德
砵崙至孝篤親公所　方楊氏　廣源盛　陳文鈞
英昌號　新利昌　美東公司　新廣安　黃鏡蘭
李長烱　新昌隆　黃朔楨　東興隆　黃章世
廣新和　廣義隆　杏花樓　宴豪公司　周矩常
伍時璞　黃忠槐　胡維就　胡毓均　胡維裕
陳偉國　胡天相　胡維悅　徐　富　陳宗件

黃官仰	陳宗件	陳洽順	徐倫威	南加省
陳賢業	參公司	王燦濂	李日活	梁長夫人
張少齡	廖根源	江開明	江開銀	胡毅持
鍾玉樓	黃官宏	陳卓文	馮文快	陳象璇
余壽和	曹龍聚	余煊中	黃赤梅	梅宗榮
開平樓	橫濱公司	積彩安良堂	新中國樓	企城安良堂
Gordon R. Taylor.		Mr. Eyres.		

承捐助美金十五元者(G. $15.00)

司徒卓平	陳炳榮	陳忠典	陳孔祟	伍賚琛夫人
陳樹明	陳綏大	譚　蘇	大益公司	陳象偉
廣鴻發	袁　興	雷維潤	顯利公司	麥　揚
李吉林	王月初	麥灼寬	周家珍	墨市卡利公司
陳明芳	陳松貴	譚賀文	胡熙夫人	曾有勝
昌棧公司	華正公司	鄧遂心	陳棠大	葉貴芳
自由車房	李文彬	彭　貞	林華歡	周文濱
胡維熹	吳胡漢	許炳彰	譚裔建	陳良舉
金鷄樓	筷子園	關勝芳	雲疏中華公所	
乞佛安良永和房				
Dr. H. P. Choy.				

承捐助美金十元者(G. $10.00)

趙　有	司徒德炯	陳星宗	胡　玲	伍詠學
李祟聖柯氏	黃紀珍	榮利衣館	梁麗天	吳三益
李一平	新晨星餐館	陳觀喜	周岳夫人	蔣青嵐

陳明超	胡維鋭	黃燕和	黃燕和夫人	梁慶仁
周瑞朝	中和園	黃啓律	黃名傑	黃錦昂
胡美和	伍國來	吳正永	麥榮瑞	余清禮
余牛芹	李祐華	林　純	雷家驊	黃民章
阮汝垣	陳慕馨	余興强	李華裳	吳榮添
馬煥球	楊夫人	玉連女士	肖　銀	陳華瑞
華麗公司	榮發記	昌　隆	陳長源	溫　韶
梁祖暢	大觀園	趙不搖	廣義和	梁輔民
陳文成	陳孔兌	陳諒平	南京公司	瑞英昌
均利隆	和安泰	昌　隆	李信偉	譚潤全
陳翰池	吳翰其	趙善柏	醉香樓	新華軒
黃才適	華昌隆	瓊華樓	劉希悅	朱裘玉
陳應俊	朱裘濯	杏春樓	李聖錦	黃章杰
美芳樓	中美樓	美東公司	蘭亭公司	阮榮泉
萬芳樓	日歡樓	周鏡墀	黎遠聯	梁瑞芳
余光章	阮輝堂	梅枝盛	司徒森杰	梁事鎏
司徒文綵	亞洲樓	梅澄迺	陳永安	黃恭滉
張桂炳	張炳意	吳禮庭	張清河堂	趙錦漢
陳和申	陳中直	譚喬焯	陳天明	陳文堯
彭　洪	應　霖	胡　灼	譚　鰲	陳寶紀
昌利隆	陳宗濂	海晏公司	江　培	胡澤均
陳快文	陳良綵	歷山寄廬	新利公司	胡德七
胡持雅	胡　閏	胡燦虬	南京樓	胡和烱
胡恩和	胡持均	胡煜明	何裕年	羅省伍胥山堂

陳賢伍　江　賢　江　鑑　江　平　江廷夫人
盧　森　江開灶　黃　德　邱威楫　胡維琪
胡顯維　胡遵祖　胡維紹　胡　瀚　胡持桐
胡持南　李灼云　胡光維　昌利公司　祥記新發公司
馬打拉萃勝工商會　林德調　天寅公司　新中國餐館
岑　女　廣源生寶號　生生公司　陳　任　蔡　沃
林　源　永生饒記　朱直民　雷學港　陽龍恩
陳　敦　余潤和　香港酒樓　中華酒樓　馬福宋
溫金有　華利鏢店　李給珉　陳宜顯　西人喜弼女士
譚裔慶　郭　防　陳有夫人　鄧華修夫人　呂鈿夫人
梁統結　徐　盛　羅省美以美主日學　羅省女傳道會
胡業鐏　余祖義　黃泰來　桃源洞　大阪館
松島館　馬春田　周煜夫人　馬仕夫人　馬瑞存夫人
胡　盈　胡焯和　胡　樹　羅省會公司　日勝公司
張春揚　成泰公司　福和隆　樂觀樓　新永和
關崇俊　葉鴻年　黃炘世　呂農產　朱表羣
吳厚振　黃逢祥　南京樓　東方藥房　譚俠謀
蕭芬衢　彭雲浦　蕭祖裕　梅聖培　梅黃月好
歐陽祺　梅華炯　甄恢吉　阮　雅　奇昌隆
黃偉堂　梅健乃　陳孟棟　遠東樓　胡華昌
胡冠煊　胡　均　陳枚初　胡龍勝　陸振業
黃吉人　李保來　耶利市公司　簡永公司　萬國一買公司
朱本韶　陳光夫人　李官夫人　安和堂　徐仁濬
陳若芝　李少輔　李少輔夫人　劉祖母　砵崙中興公司

劉錫章	雷學源夫人	陳澤民	簡文抱	黃昌玉
雷家振	李華熙	陳鳳揚	方富偉	胡維繹
陳定華	余　標	熊　叶	陳覺民	黃　華
胡持琮	簡世坤	簡文方	朱　赤	謝維立
蔡余陽	甄聖富	余除廣	袁積初	胡英和
雷炳堯	雷梁蕙芹女士		積彩埠至孝篤親公司	
余保和	李漢泉	臨鳳初	陳慈瑜	胡　來
李孔年	司徒堯	遠東樓	方神長	張聚源
蔡塵生	黃文袞	黃連昌	陳威德	李師赤
劉　棠	李智一	李奕恭	新華園	李相堂
陳良天	陳華鎭	吳宗卓	陳孔權	方瑞雄
陳宏勳	周　彩	譚　鎏	梁亭富	梁世珠
張瓊欽	陳美成	大府圓餐館	國民黨	三　和
胡　禮	鍾　承	陳典鈞	胡漢和	伍　天
胡經維	胡視玲	張石如	陳文樞	胡和柏
胡持照	胡達嘉	鄺　德	陳瓊文	華興公司
唐山廠	努約廠	玉堂廠	花旗廠	凌少濠
陳　福	陳大星	安龍堂	譚活文	黎　鑣
中華萬里雲	李錫池	黃文芳	同　記	楊洲樓
陳崇璺	陳聰大	陳典玉	陳典寧	蓮花樓
林蓉吠夫人	貴有記公司	鍾文溪	雷　官	廣東首飾公司
譚福源	鄭　如	黃慧榮	瑤　初	何　棠
刁　棠	張　梧	謝卓棠	李勒何公司	陳　寬
陳　伯	劉超民	蘇少楠	蘇東亭	李關雄

永　判	許福憐	趙　炯	趙紹安	周練子
薛歎元	大新記	葉　歎	莫蔡文	司徒冰
鄧成柯	黃　宏	關玉棠	司徒德煒	余　晃
溫子才	朱逸庭	陳鐙石	新衛生公司	劉章煥
瓊興樓	北京樓	謝炳光	肇興隆	鄧仙石
廣利號	盧奕宜	陳康大	曾惠初	新上海
上海樓	祥安號	仁和號	陳文湛	胡持桂
福生堂	保滋堂	朱藻德	順利四廠	周照琳
蘇陳妙嫺	胡　亨	何桂泉	廣利號	余雅猷
保生堂	黃官信	蕭　恩	陳楊記	中華信託公司
李子燦	麗　章	芳元公司	林容昳	余揖公司
程勝和	古　和	黃啓勝	廣昌隆	致和堂
榮昌隆	寶　和	永樂行	林榮貴	永生和
永和泰	李明獻	李仁勇	司徒振有	李名冠
李華燊	黃經滿	馬福本	馬本舜	王擴悠
高宗漢	林顯燧	黃日修	李初照	劉起嚴
黃光鄭	黃桂榮	朱由業	陳孔坡夫人	胡潮波
黃炯蘭	胡元獲	胡柏秀	胡瑞章	胡興盛
胡都盛	黃世鋭	黃世華	美京至孝篤親公所	
盧何氏	楊　楠	雷植廷	那伏至孝篤親公所	
胡冠搴	胡虬棟	胡珥業	列治敏至孝篤親公所	
胡藻虬	李福令	黃世衡	鍾美留	伍　超
鍾修毓	高信倫	黃世晃	黎　修	李　享
馮　占	費城協勝堂	袁金昌	周國滿	趙炯春

岑　鋈	郭　迺	吳寶勝	東方茶樓	信英昌
趙朝傑	梅景祥	李青一	李容彭	中美記
李　落	謝連照	瓊彩樓	陳賢煦	陳祀苑
陳典質	陳名賢	域多利市場	黎帝禎	胡遼燦
劉日初	裕昌隆	富源押	胡昌業	三隆公司
升　昌	裕　和	陳宏壯	陳禊麟	多　利
陳明揚	陳　晃	財生財	方富軔	李達成
鄺洪肇	胡美益	何浩森	李兆俊	胡榮富
譚傳桐	余　慶	敖亮存	黃維新	陳　宏
陳典沛	陳極宜	司徒尙暢	黃　仕	胡和景
梁　威	胡　德	黃堯楷	譚博文	吳俠夫
司徒晃	敖甘泉	梁安民	黃文賓	胡福秀
司徒位儀	司徒端榮	鄺光達	李雲靄	梁顯桓
黃作迪	方文養	黃逑焜	高老利餐館	方文饒夫人
黃如德	曹翔洽	李和成	陳衍洽	譚忠希
胡浩生	吳　茂	方文旋	梁焯立	

Atlantic Cafe.	Frank Ho Lem.	Mr. Grey.
Mr. Gritten.	Mrs. Stanley Chin.	Louis Berenson.
Joy Land Restaurent.	Louis Panico.	Mrs. Wonters.
The Standand Inc.	Miss G. H. Potter.	Mrs. Henry P. Erwin
Dr. R. X. Guring.	W. D. Mo Kim.	A. W. Heen.
Shanghai Cafe.	South China Cafe.	Mrs. Bob Lim.
O. K. Sodawork.	Mr. & Mrs. K. T. Kwai.	Miss Ruth Push.

承捐助美金五元者(G.$5.00)

墨市卡利甄中山堂　東西樓　友誼公司　華商寶號
墨市卡利黃江夏堂　陳耀陵　暢　記　陳纘滋
墨市卡利致公堂　李占士　鄺經律　陳華四
羅省美以美禮拜堂　陳象有　黃緒炎　廣華源號
兆英昌號　李　湘　富隆號　廣東樓餐館　華昌號
溫連友　廣德和　安樂心　利源號　江　坤
萬泰源　底溫孖結　東京館　中興公司　熊錦湘
鄺　耀　李麗明　司徒麗新　鄭炳陽　朱炯林
廣　生　林迺英　伍賢勳　朱遇富　馬福宏
胡持鈞　胡維光　胡添和　黃登秀　大觀旅館
漢口公司　北京公司　遠東樓　蔡傑卓　黃裕添
逢泰號　陳晉生　天元號　新杏香　陳東祺
新源興　紐約市場　瓊香樓　李耀祖　榮爾莊
胡百創　伍福堂　廣　合　美安公司　江天寶
胡贊臣　潘瑞珍　益壽堂　駱永邦夫人　陳　修
新大陸　正　隆　延年堂　天壽堂　悅華隆
生和號　發明公司　兆昌泰　永興祥　新地尼古公司
朱松林　朱俸修　合益餐館　三榮餐館　永共和餐館
余迎恩　馮　迪　茂　利　萬　隆　胡珍和
永　昌　四海樓　張　結　陳景文　龔月娥
駱永邦　朱約書亞　陳美容　何錦保　萬豐和
廣　益　和　記　瑞利號　泰興隆　日　新
大生堂　陶　園　胡　偕　茂隆號　劉振伯
林承芬　新新公司　泰生號　天福號　謙生祥
和隆號

承捐助五元以下者

捐戶	人數	美金總數	捐戶	人數	美金總數
陳	425 6	$ 797.00 呂金總數 $14.00	蔡	22	$ 46.00
李	274 4	$ 454.00 呂金總數 $ 8.00	甄	40	$ 64.00
張	108 1	$ 186.00 呂金總數 $ 1.00	謝	38	$ 71.00
黃	372 1	$ 634.50 呂金總數 $ 2.00	許	18	$ 34.00
何	31	$ 52.75	唐	5	$ 7.00
周	60	$ 97.00	羅	26	$ 41.50
歐	8	$ 9.00	潘	6	$ 9.00
胡	76	$ 164.00	趙	40	$ 66.50
馬	49	$ 74.00	梅	112	$ 191.00
麥	38	$ 63.00	朱	77 1	$ 139.00 呂金總數 $ 3.00
龍	1	$ 1.00	程	4	$ 6.00
梁	102	$ 183.50	鍾	49	$ 94.00
林	129	$ 215.00	譚	122	$ 224.00
江	18	$ 27.00	黎	27	$ 51.00
蘇	14 2	$ 21.50 呂金總數 $ 4.00	凌	7	$ 10.00
吳	113	$ 189.00	廖	36	$ 69.00
袁	17 2	$ 25.50 呂金總數 $ 5.00	曾	22 1	$ 40.00 呂金總數 $ 3.00
簡	2 1	$ 4.50 呂金總數 $ 2.00	阮	31	$ 62.00
劉	125 2	$ 208.50 呂金總數 $ 4.00	葉	33	$ 61.00
余	176 1	$ 313.50 呂金總數 $ 2.00	徐	22	$ 36.50
游	1 1	$ 2.00 呂金總數 $ 1.00	蕭	15	$ 24.00

捐戶	人數	美金總數	捐戶	人數	美金總數
馮	26	$ 46.00	楊	30	$ 54.00
傅	4	$ 4.50	雷	33	$ 56.00
關	36	$ 53.50	容	7	$ 11.00
曹	22	$ 36.00	丘	5	$ 8.00
司徒	60	$ 102.00	姚	2	$ 5.00
方	42	$ 68.00	韋	2	$ 5.00
鄧	32	$ 54.00	高	16	$ 26.00
錢	3	$ 4.00	繆	1	$ 2.00
沈	9	$ 13.00	董	1	$ 1.00
洪	2	$ 3.00	威	2	$ 3.00
湯	50	$ 86.00	孫	2	$ 1.50
鄺	35	$ 52.00	阿	2	$ 3.00
薛	7	$ 14.00	聶	1	$ 1.00
彭	10	$ 20.00	易	1	$ 1.00
區	8	$ 12.00	溫	6	$ 12.50
施	1	$ 2.00	莫	22	$ 47.00
古	2	$ 2.00	宋	4	$ 6.00
鄭	35	$ 57.50	岑	8	$ 13.00
金	2	$ 3.00	莊	6	$ 6.00
盧	11	$ 16.00	邵	1	$ 1.00
嚴	1	$ 1.00	駱	7	$ 11.00
白	4	$ 10.00	郭	10	$ 21.00

捐戶	人數	美金總數	捐戶	人數	美金總數
龔	4	$ 8.00	鮑	1	$ 2.00
湛	1	$ 2.00	霍	3	$ 5.50
王	12	$ 19.00	生	2	$ 6.00
顏	2	$ 4.00	寧	2	$ 3.00
蔣	2	$ 3.00	熊	1	$ 1.00
文	4	$ 6.00	毛	1	$ 2.00
翁	18	$ 26.00	萬	1	$ 2.00
伍	88	$ 141.00	陸	3	$ 5.00
芬	1	$ 2.00	魏	1	$ 1.00
倪	1	$ 1.00	巫	1	$ 1.00
杜	6	$ 10.00	冼	2	$ 4.00
甘	4	$ 7.00	蓮	2	$ 4.00
卓	4	$ 9.00	任	1	$ 1.00
歐陽	1	.50			

遊歷美國捐得美金 G. $ 54,423.75

又由美捐得港幣 3,146.00

義務核數員 李星衢 劉毓雲 簽押

如有錯漏助捐者芳名祈爲見諒

聖保羅女書院建築款項

進支數目由始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進數

進數		員　仙
捐款		
本港捐得		207.486.35
遊歷美國匯回捐款 港幣		3,146.00
遊歷美國匯回捐款 美金	54,423.75	
除使用	12,000.00	
實得美金	42,423.75 伸港銀	106,906.56
賣出一三八一內地段		50,000.00
賣物會共籌得		16,763.00
借款		
由香港政府		50,000.00
由本校經費內存款		20,000.00
		$ 454.301.91

支數

支數	員　仙
新校建築共用去	254.501.30
買入一三八一內地段（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原價）	85,741.98
揭借款項共納息	42,208.63
支學校傢私	1,850.00
還香港政府借款	50,000.00
還本校經費內存款	13,000.00
倘欠本校	7,000.00
	$ 454,301.91

謹證明以上數正確無訛

湯臣核數司簽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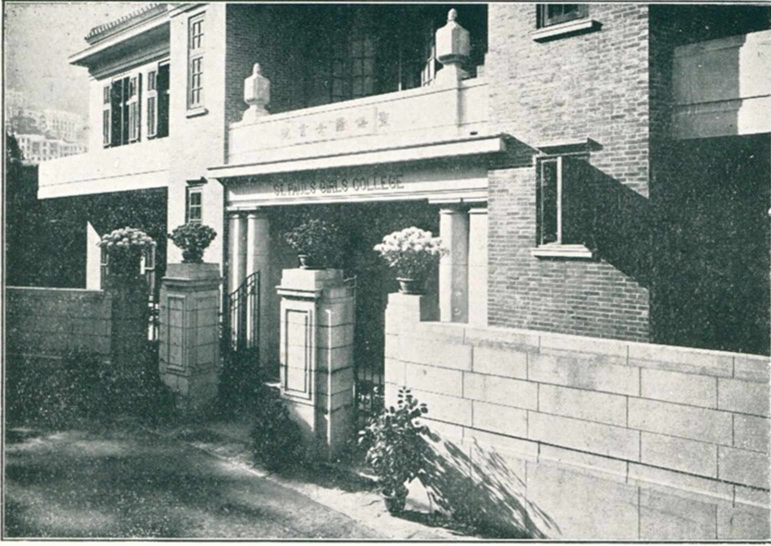
義務核數員胡爾楝簽押



PRINCIPAL'S OFFICE. 校長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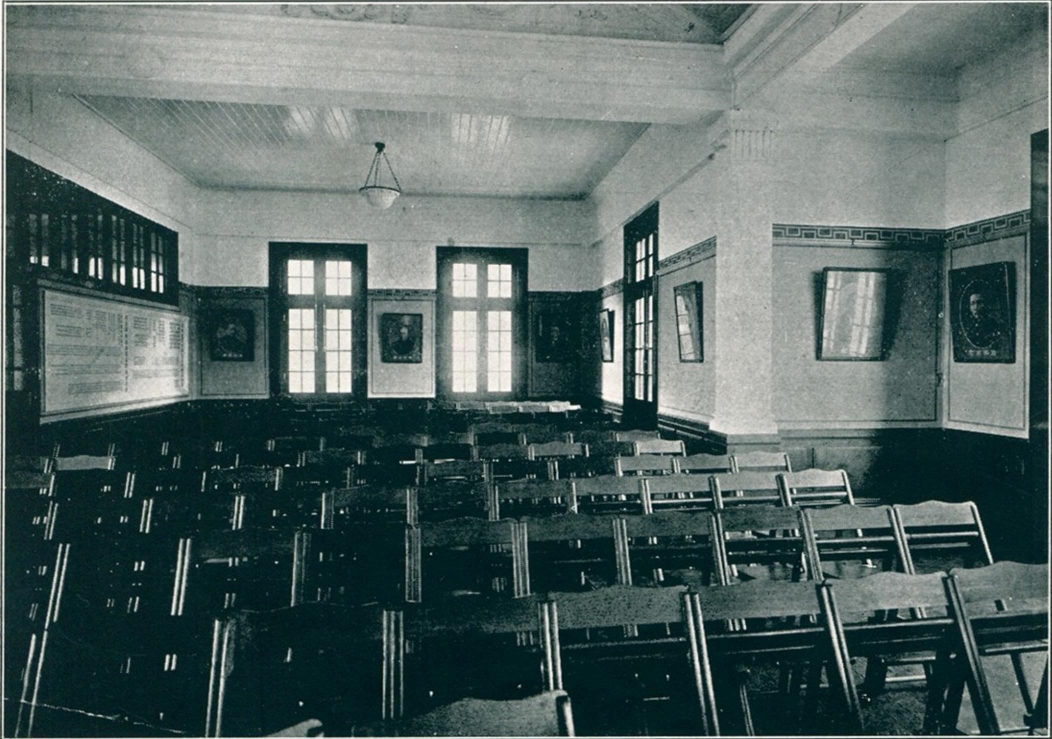


LIBRARY. 圖書室



Main Entrance on Macdonnell Road.

麥當奴道正門



Back-view of Lee Hysan Hall where the marble slab of the names of donors is placed.

利希慎大堂後座及士商捐助建築芳名石碑



CLASS ROOM. 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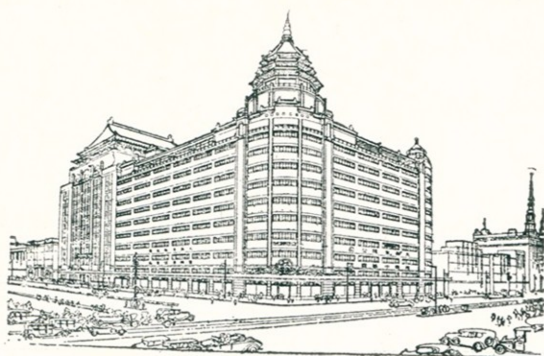
KINDER-GARTEN. 幼稚園

THE SUN COMPANY, LIMITED

(ESTABLISHED 1912)

DEPARTMENT STORES

HONGKONG – CANTON – SHANGHAI



Our Shanghai Store at Nanking Road

Now under construction

本公司創始于民國初元旋由香港分設枝行於廣州西堤及惠愛中路歷蒙　海內外同胞惠顧商業因而進展今春籌設滬行在上海南京路購地六萬方尺茲經鳩工卜築將於來年始業經營百貨商店亞洲旅舍及銀業儲蓄等事宜該行圖樣參用吾華美術建築他日工程告竣對於僑胞游滬採辦用品小住行蹤殊形利便尚希留意加以臂助實深厚幸

廣州 香港 上海

大新有限公司披露

KING'S THEATRE

Cinema - De - Luxe

娛樂大戲院





COMFORTABLE SEATS - PERFECT SOUND - BEST VISION

Special Audiphones for the Hard-of-Hearing.

The Only Air-conditioned Theatre in Hongkong where you can witness the pick of the world's famous screen successes amid luxurious surround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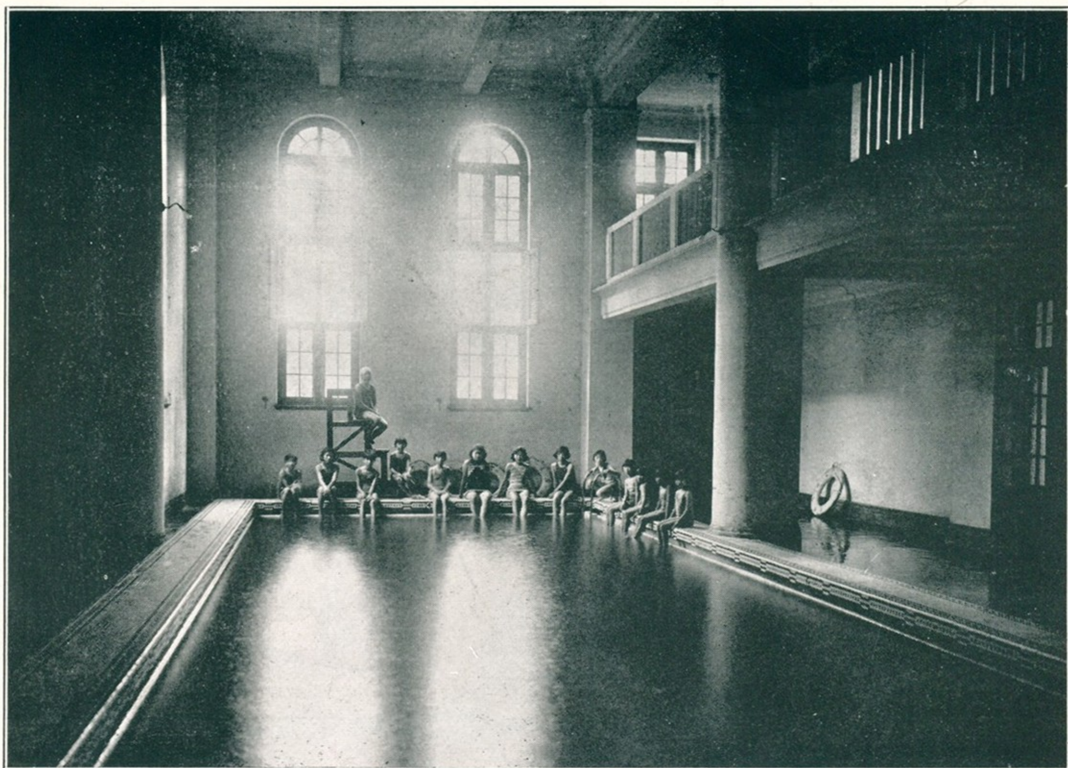
本院佈置堂皇。座位舒適。發音清亮。爲港中最宏偉之戲院。裝置『冷氣機』。雖盛暑無苦熱之虞。設備『助聽筒』。使聾人有復聰之妙。且選影佳片。世界電藝精華。多歸我有。



DINING ROOM. 餐室



COOKING CLASS. 烹飪班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本校體育事業

本校體育事業。素稱發達。除特聘請專門人才教授外。更有學校青年會。竭力提倡。於課餘之暇。勵志練習。本校對於體育之設備。非常注意。不獨有各種完備之球場。校內更有自築游泳池一所。校內有游泳池。在南中國可算罕覯。本校有如此之設備。自然體育發達。造成人才不少。因此本校學生。歷年與本港各女校運動比賽成績卓著。尤以游泳爲特長。如於比賽游過香海峽時。竟獲首獎。可爲明證。本校今後對於體育發展。益加注意。務求養成強健之國民。以鼓鑄強健之國家也。


Conklin
SOLE AGENTS
THE WING ON CO. LTD.

用先施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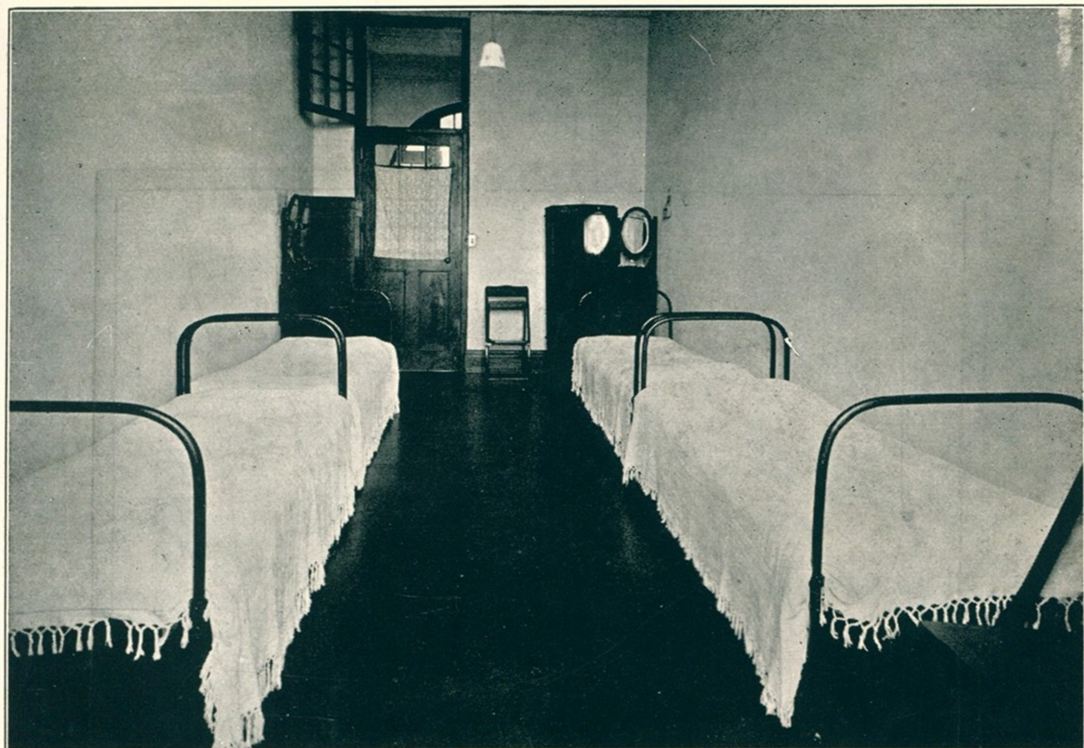
揮寫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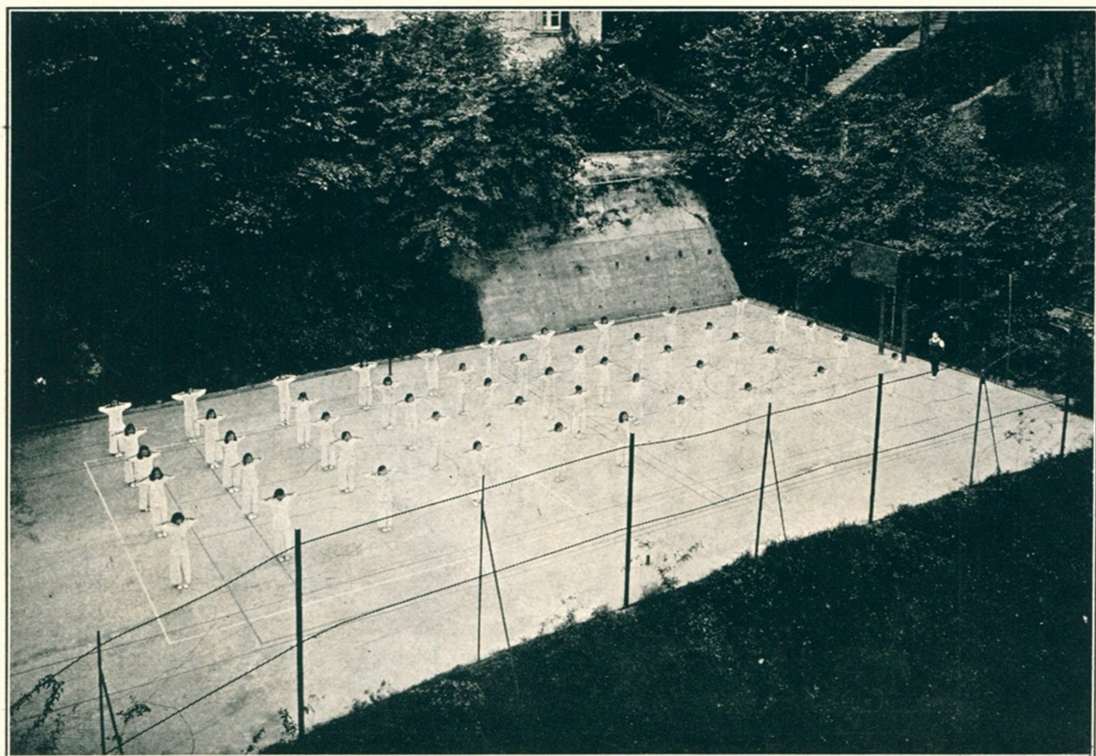
金嘴插夾
色澤美麗
英國製造
價錢低廉

每枝祇售
特價五元

先施四樓文房部發售



DORMITORY· 寢室



PLAY-GROUND. 體操場

學術與時勢爲變通論

高中二班 老惠貞

人材者。所以造就時勢者也。學術者。所以教育人材者也。審時度勢。需何人材以爲用。卽用何學術以爲敎。斷不能墨守陳篇。不視時勢而變通者也。或曰。我國爲五千年文明古國。歷代相傳。本有其固有之學術。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必取資於別國。余曰不然。昔者我國閉關自守。不與歐美爭雄。世界學術。無須講求。舊學人材。自堪應用。時至今日。列强有競勝之勢。我國有劣敗之虞。苟科學不昌明。製器不精巧。人材不適用。則商戰兵戰。終歸失敗。而國亦將不能立矣。又何可坐井觀天。自封故步。不取法他邦。以造人材而應時勢也哉。是學術不得不順潮流而競進。因時勢而變通也。明矣。不觀於日本明治前乎。大將軍慶喜爲幕府。敎育尙屬幼稚。迨至明治覆幕。派伊藤博文福澤喻吉等。赴歐考查教育。回國後改良學術。由是人材輩出。而國以富强。然則我國現今學術。可不擇善而從。取人之長。補我之短哉。今者。我國學術處于新舊過渡之秋。互相傾軋。尙鮮通材。倘能調停新舊。參酌中西。一爐而共冶之。順時而變通之。將濟濟多材。足爲世用。則我國之富强。亦必不讓他人矣。

漢高祖楚項羽合論

高中二 劉德光

當天下擾攘之際。値羣雄爭奪之秋。而欲削平海內。統一寰宇。斷非一人之智力。恣意橫行。不視民情之向背。而能取天下者也。明乎此。則漢高祖與楚項羽之得失。昭昭若揭矣。觀夫高祖之入關也。與民約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政。秋毫無所犯。子女玉帛無所取。洵爲王者之師。民未有不尊爲元首。親如父母者也。如孟子所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況又有三傑

香港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No. 4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本行資本總額二千五百萬元開辦二十餘年分支行處共有有一百三十餘間設在全國各大城市實爲我國最大最早之銀行經營國內外匯兌及銀行通常業務定期活期存款利息優厚各埠電匯票匯交付快當

諸君惠顧極表歡迎

行址皇后大道中四號

電話 二二一四三四

和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HO HONG BANK LTD.

(Established 1917)

Head Office:—SINGAPORE

Local Branch: - - - - - - 13, Queen's Road, Central

Amalgamated with The Oversea-Chinese Bank, Ltd. and The Chinese Commercial Bank, Ltd., Singapore, and now known as The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華僑銀行有限公司.

BRANCHES and AGENCIES in principal cities of the world.

Every description of Banking and Exchange business transacted.

CHUA KEH HAI,
Manager.

陸海通公司廣告

資本二百萬元　分設五種營業

(一)銀業部

凡收入附貯及資富貯蓄欵項
專做按揭置業不作別種經營

附貯：一年期週息五厘；兩年期週息六厘；短期附貯另議

滙兌：滙駁各埠市鎮；週轉快捷妥當；滙佣格外克己

按揭：按揭樓宇物業；堅穩安全妥當；所取利率公平

置業：選買樓宇物業；已達五百萬元；年租四十餘萬

〈特設資富貯蓄〉

大益各界人士
萬望留意光顧

每年貯蓄十元
十年得本利欵
十五年得本利欵
廿年得本利欵
若嫌手續過長
最好簡便貯蓄

簡便貯蓄
一次付貯欵　十年得本利仟元
一次付貯[illegible]元　十五年得本利仟元
一次付貯欵　廿年得本利仟元
利益多少　由此類推
詳細章程　函索即寄

(二)人壽保險部

投保人得享受公司純利

凡本公司優先額投保者期滿之後除得回投保利益
外並照章享受本公司純利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三)西式旅館部

（房舍幽雅　房租經濟；飯菜豐美　優禮相待）

本旅館在上環海旁地點最優房舍二百三十間客常
住滿茲為利便　各界起見特增設最新式最高尚旅
館二座

六國飯店

本飯店在本港灣仔海旁從新
建築房舍一百五十間樓高七
層背山面海空氣清潔光線適宜設備完美房租相宜
並有華麗礼堂酒菜常便自備汽車供客代步種種優
美

彌敦酒店

本酒店在本港油蔴地彌敦道
地點適中房舍通爽自本公司
承買改革以後設備務求完美招呼務求週到房租格
外相宜

(四)中西藥品部

（採辦良葯　不賣假葯；發行零沽　均極相宜）

(五)飯店酒菜部

（地方雅潔　菜式齊備；味美價廉　招待週到）

總行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噉碼前後相鄰舖十二間
開張營業
英文電報掛號"LUKRANCE"

枝行

廣州市一德路　台山縣三合墟
漢口揚子大街　台山城台西路
香港油蔴地彌敦道　台山縣那金市

以爲之用。戰勝攻取。韓信負其責矣。鎭撫百姓。蕭何典其職矣。運籌帷幄。决勝千里。子房勝其任矣。無惑乎以泗上亭長。提三尺劍。崛起隴畝間。而卒能得天下也。項羽僅一范增不能用。徒恃一已之勇。欲以力服天下。且所至殘掠。無所顧忌。王師固如是乎。吾恐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不可以力而取。以威而服也。孟子所謂失其民則失天下者。是也。而論者謂高祖得關中之險。居要害之區。閉門自守。項羽無能用其力焉。是以成敗頓異。此不探其本。而惟究其末者也。夫地利固爲兵家所必爭。然必爲人民所愛戴。競効馳驅。然後地利始可恃。否則金城千里。亦無補於亡也。審是。則知自古英雄之成。敗惟視乎能用賢與得民否耳。若徒恃威力。鮮有不亡於智者之手也。觀乎楚漢之興亡。從可知矣。

孔子愼戰義

高中二　岑婉瑛

干戈所以定亂。賢才所以治國。故一國之中。不可一日不備戰。亦不可一日無賢才。有賢才以維持之。誠不戰而令畏。不戰而自强。堯舜之世如是也。不然。苟無賢才。而徒恃勇戰。輕心以掉。保國適貽亡國之憂。論語記孔子之愼齋。次及於戰。亦謂夫古人言德不言戰。故非萬不得已。曷敢動夫殺機。是以孔子之對靈公問陣。而曰。軍旅之事未之學。由此觀之。議者以子爲不知兵矣。豈知其不輕言者。愼之意也。不然。夾谷之會。先具左右司馬以行。又胡爲者。於此可知愼戰者矣。夫執干戈者。皆無辜赤子。犯矢石者。皆有用蒼生。戰之不愼。一敗塗地。吁。曾亦思輕而無禮。楚子玉見敗於城濮。輕而寡謀。秦孟明被獲於崤山乎。此皆不愼之故。而傷及人民。危及國家。非細事也。無如後世徒事戰爭。而

博一己之私利。爭城爭地。殺人盈野。不顧國家危亡。戰之不愼。未有不敗者也。倘能遵孔子愼戰之訓。則庶幾乎其可矣。

李陵降匈奴論

高中一 李琇珍

大丈夫致身事主。竭之以力。有所不逮。授之以命。盡其職所當然。爲其義所當爲。則雖死猶生也。豈不美乎。不然。僨事辱身。罪大惡極。縱復仇雪耻。掩覆彌縫於後。亦不能贖前愆於萬一矣。而况所以掩覆之彌縫之者。又徒托諸空言也哉。漢騎都尉李陵。武帝命之征匈奴。而李陵自當一隊。以兵五千涉單于庭。以勇自負。武帝亦許之。及其孤軍深入。當匈奴十萬之師。以勞待逸。以寡敵衆。倘能格殺數千人。而單于爲之沮色。此其勇何如也。雖然。以身捍敵勇也。以身降敵。非義也。陵誠勇矣。知有勇而不知有義。故兵窮矢盡。而無援兵之助。不能以一死報國。而靦然降匈奴。陵之降。陵之罪也。而漢武帝實啓之。觀於高帝之斬丁公。至平城七日之圍。曾無一敢降之將。可知漢武帝之失矣。夫陵荆楚之勇士。可以屬人。不可以專將。漢武乖於所命。聽其自當一隊。上無統帥。下無援師。嗚呼。敗而降。陵之罪也。而漢武實驅之。觀於光武之善將。以其豪壯輕敵。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能卒以勳名終。更可知漢武之失矣。夫陵降志未著。竟誅其妻子。戮其老母。致灰其報漢之心。嗚呼。陵之降虜。罪大矣。而亦漢武有以致之也。

故君子愼其獨也義

高中一 楊淑儀

夫獨也者。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自脩之君子。知道之不可離。而戒愼之心。常存乎其所不睹之時。則有睹者。可知矣。恐懼之心。常存乎其所不聞之時。則有聞者。可知矣。

此其平日存養之功。不特此也。且其知功既密於存養。則省察之功。亦不可須臾離。一心之萌。形雖至隱。而至隱之中。吾心之覺。是天下之至見。莫有見於隱者。一念之動。事雖至微。而至微之內。吾心自呈。是天下之至顯。莫有顯於微者。一隱一微。卽所謂獨也。是故君子於獨知獨覺之地。其戒愼恐懼之心。見隱顯微之念。尤加謹焉。以爲之防也。古之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所行之事。不愧於屋漏。此其能於人不及知。而己所獨知之地。懍乎其愼也。夫獨。君子小人所共。小人以其獨。而生一念之私。積私生肆。而欺人之事以成。君子懍其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愼。而自慊之功密。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是故自脩之君子。欲深得存養省察之功。而爲成德之賢。則必愼乎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唐明皇以詩書賜吐蕃論

一高中 譚鎮瑤

唐受吐蕃之擾。荏苒數十年。武力不足以服之。好爵不足以縻之。甚至用和親政策。亦無以止其覬覦。吐蕃之頑惡已極矣。唐明皇賜以詩書。果何意哉。蓋欲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明乎君臣之義。與忠信禮義之道也。况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庶可免服而復叛。蓋藉詩書以化彼愚頑。使侵擾之野心自戢也。苟使者來請而不與。又何難激吐蕃之怒哉。賜之。或可使與中國同化。明皇此舉。固甚宜矣。而于休烈。則謂資以詩書。使知權略。則愈生變詐。非中國之福。此豈識者之言歟。夫詩能興觀羣怨。春秋能正名定分。禮能防閑人心。皆教人爲善知義之書也。苟能眞心習之。比之干羽格苗。當無多讓。豈有愈生變詐者哉。或曰。唐賜以詩書。終不免吐蕃之擾。休烈之言甚驗。可謂有遠見之明矣。然吐蕃所

以復擾者。因得詩書之後。非致力以習之耳。豈詩書教其復叛哉。故吾終曰。明皇賜吐蕃以詩書。固甚宜也。

改過自新說

高中一 岑婉嫻

人誰無過。過勿憚改。是爲無過。然此雖曰無過。未能自新也。所謂自新者。於既改過之後。修業尊德。以求其進境之謂新。不然。雖能改過。仍非自新。亦未可爲君子也。蓋日新其德。始爲君子。自古已然。且改過不自新。與衣之祇濯其垢。玉之祇去其瑕。無以異也。夫衣垢濯而加以色。乃可稱爲美衣。玉瑕去而礪光。乃可稱爲美玉。故改過更能自新。始能稱君子。是故欲爲君子。非僅改過。必須自新。苟能自新。則文質彬彬之效可收。既收其效。則君子人矣。昔太甲顚覆湯之典刑過也。自怨自艾。改過也。處仁遷義。是自新也。太甲成聖主。垂名於後。皆改過自新之功矣。

對於考試權之評議

高中一 李妙容

孜自法之孟德斯鳩。創三權分立之說。於是立憲之制度。風行於世。今我國亦踵而行之。其制分爲立法司法行政三權。而三權中。更分爲監察考試兩權。共之爲五權分立。此世界所無。爲孫中山所創例也。且孫中山創五權之制。自詡爲獨得之秘。誠以五權制度之良也。然世之人。每謂考試一權。仍專制科舉之舊。不可行之於今時。遂多議之。誠不能無誤也。夫不有考試。焉知賢才。爲政在人。苟無人才。則何以致治。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是所以造就人才也。自漢策賢良。舉茂才。遂有考試之制。而唐宋以後因之。或試以策論。或試以詩賦。或試以八股。雖或得人。然詩賦八股。識者每苦其學非所用也。遂有謂考試之不可行耳。以

吾觀之。非考試之不可行也。乃所謂食古不化。墨守舊章也。不知因時所需。以造就人才也。今者廣開學校。以一定年期。彙集而考之。且加以選拔。故各學校皆爭自濯磨。若不有考試。則自爲風氣。當無此奏功也。故曰。考試之不可無。誠哉斯語。今之學者。當勉力求學。以應用斯於世。應無愧爲國民之秀者矣。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義

高中一 鄺瓊珍

立邦於物競天擇之世界。優勝劣敗之舞台。而能榮名烜赫。冠列强而稱雄國者。何恃乎。夫亦恃乎民而已矣。是故民與邦實有密切之關係也。彼桀紂之所以失國者。以其視民如草芥也。湯武之所以開王基。能保其國者。因其保民若赤子也。由此觀之。彼爲民父母者以人民無知。視爲無足重輕者。殆不知億兆黔黎。實爲邦國之命脉乎。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洵偉論哉。夫民質强而邦本克固。國力進一程焉。民質弱而邦本末固。國力退一級焉。國力之進退。視乎民質之强弱。則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言。亶其然乎。吾願立邦於宇宙間者。懷保小民。勿殘民以逞。行養民之政策以厚其生。施教民之政策以開其智。則邦國安寧。永固苞桑矣。

岳飛禦金論

高中一 馬佩嫻

夫和戎者。美德也。禦敵者。釁端也。戎敵來侵。和者易安。禦者難保。秦檜相宋和金。保存相位。和之利也。岳飛與金戰。卒至喪身。禦之害也。何岳飛之輕於禦金也。豈不知和之利耶。雖然。宋由是而偏安。不能恢復中原者。誰之罪也。飛耶。檜耶。禦耶。和耶。縱觀歷代。六國不協力攻秦。割地求和。晉逃江南。不力禦敵。卒之六國亡於秦。晉亦偏安不振。明英宗擄於瓦剌。于謙固守禦之。卒復明室。金甌無缺。夫

如是。則和特偷安。禦乃能保也。且飛之禦金。於義亦未嘗不是也。宋與金不共戴天之仇。苟與之和。則父子之親絕。君臣之義廢。况金入宋地。殺戮刦掠。殘民以逞。所至爲墟。飛之禦金義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飛亦步其武矣。或曰。禦而捷。固立功於天下。不捷。則獲罪於朝廷。飛何弗審也。不知哀者必福。而樂者不祥也。憤軍之心。一以當百。未有戰不捷者也。知已之雄。知彼之驕。以此禦之。夫誰可敵。度德以處之。量力以行之。又何必主於和哉。彼秦檜特畏難苟安。以存一已之祿位耳。今者强鄰來侵。而官吏猶欲苟且以求存者。特秦檜之流耳。對於岳飛。能無愧乎。

武侯伐魏論

初中三 羅怡基

武侯之所以出師伐魏者。蓋欲報先帝之恩。繼先帝之志。而滅漢賊者也。惟伐魏似非其時焉。當雲長威震荆襄之年。正阿瞞議遷許下之日。若乘此時。用草廬預計定之。將荆州之兵。以趨宛洛。率益州之衆。以出秦中。則伐魏之功必成矣。武侯不知出此。大失良機。誠可惜也。及至曹丕篡漢。又不及時伐罪。以救漢室之亡。一任先主爲關羽以討吳。亦失伐魏之機焉。然武侯之不在是時伐魏者。蓋以國家新造。兵革不足。而南方亦未平。恐有後顧之憂也。迨伐魏矣。魏延進子午谷之策。直出長安。不過十日。而守長安者乃夏侯楙。少不更事。蜀軍一至。必請救於洛陽。往反必須二旬。則援絕而長安必降。遂可據之以拊洛陽之背。魏可滅也。惟武侯不從此策。由祁山以老其師。抑又何哉。則以子午谷五百里石穴。若遇山潦。則全軍必危。武侯受託孤寄命之重。其敢行險徼倖。輕於一擲。而從子午谷之謀也哉。不幸天一星隕。功未成而身喪耳。八陣

之圖雖奇。三分之局已定。要亦有天命存也。

周召共和論

初中三 陳毅修

在今日而言政體。蓋莫善於共和。國能共和。乃可以長治久安。萬世不替。强國不敢侵。雄邦不敢犯。否則禍患紛來。國且不保。而望其長治久安。萬世不替者難矣。所謂政體者。孰有善於共和者哉。夫共和者。以和衷共濟爲本。以尊重民意爲歸。固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者也。周厲王肆行暴虐。罔顧民意。幾至國亡。幸周召二公。起而共和行政。務得民心。始免其禍。於此而知共和政體之善也。夫周自四十年刑措之後。民德本敦。民智本開。不受暴虐。亦不輕爲亂。遭此無道之厲王。其能俛首而任其魚肉乎。此所以驅逐厲王。而周召能深體民心。輯柔民氣。從而治之以共和。卒歷十四年之久。朝野之際。上下之間。雖無天子。亦相安於無事。可見共和之悅民心。猶蒭豢之悅民口。周召先得民心之所同然。猶易牙先得民心之所嗜者也。則信乎共和政體之善矣。周召二公。其通達時務者歟。惜乎其後不能繼續而行。以至於今。使革命流血。頻見於史册。吾於周召二公。仍不能無憾矣。

地理爲文化之本論

初中三 戴秀蘭

文化之盛衰。奚自而判乎。判於地理之優劣而已。夫據險隘之地則興。處平衍之區則亡。故國之建都。當以險地爲重。昔漢高據關中之險。沃土千里。洪河大山。足以控天下而滅楚。劉先主棄荊州而就巴蜀。故不足以制中原。而終滅於魏。是故地理者。國勢所關。況爲文化之淵源也哉。然地理有天然人事之別。若合二者而兼有之。則其國文化愈盛。今之英美是也。雖然。彼失天然之地利者。猶可經營郵政。電報。鐵路以救濟之。文化猶能輸入。若夫徒恃天然之勢。而不

竭人力以謀之。則印度巴比倫之繼也。倘何有文化之可言哉。由是觀之。吾國文化。無長足之進步者。蓋既有山河之險。物產之富。地居北溫帶。人民又酷愛和平。然與其他文明國較。仍有判焉。則以人事之未盡也。嗚呼。同胞若能竭力建設。開闢草萊。經理阡陌。使四境交通便利。文化愈能灌輸。則文物聲名。大可執世界牛耳矣。又何餒爲。

君子居易以俟命義

初中三 朱蕙容

出於天而賦於人者。命也。吾人順命而行則存。逆命而行則亡。命者。仁義禮智之所由生。窮通得失之所由定。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者何。處富貴而能兼善天下。處貧賤而能獨善其身。處夷狄則言忠信行篤敬。處患難則內文明而外柔順。不以通顯而驕。不以貧窮而諂。則遐福之降。維日不足。然何以唯君子能之。蓋君子德蘊於中。而義形於外。所以能顧諟天之明命。隨其遇之所安。不立乎岩牆之下。不鄙乎陋巷之居。或曰。既云爲善降祥。爲惡降殃。乃顏子之賢。而罹短命。何其謬也。不知德之既至。萬古長存。命雖早逝。而名自千古。此豈非天之賜乎。奈今人不知。行其不可行。求其不當得。亦可謂愚也。

桓公相管仲論

初中三 鄭筱姈

用人惟賢。舉不避讐。用當其才。始終不貳。此善於任相者也。在昔相傳說者。舉於版築之間。相膠鬲者。舉於魚鹽之中。非肯舉朋黨戚族用之也。惟賢與才者則用之。又非肯以一己之仇而不用者也。不然。如管仲者。桓公之階下囚也。彼欲射桓公而死之。其爲公之仇也可知矣。乃桓公尊之曰仲父。用之爲國相。何也。此無他。伯樂知良馬。而桓公知管仲。故相管仲也。使公不相仲。仲將爲他邦所用。異日率其師以臨我。



How?

Simply by giving her the gift for which she is secretly hoping . . . . jewelry. You need not be extravagant. Come here where the wonderful variety of jewels and the great price range will enable you to select exactly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yet keep well within your gift budget.



THE GREAT CHINA TREASURE

JADE AND DIAMOND JEWELLERY,
GOLD AND SILVER SMITH.

54A,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KONG

TELEPHoNE 27684

大道中五十四号

光華公司

鑽石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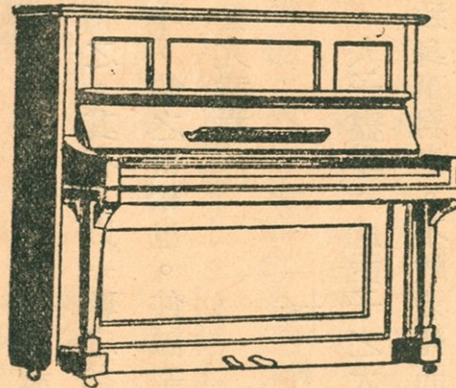
白金銀器

電話二七六八四

香港

曾福琴行

TSANG FOOK PIANO & Co.



MORRISON PIANOS

△始創製鋼琴風琴專辦音樂用品留聲機器新式唱片

本公司乃華人始創製造鋼琴風琴之著名廠也已歷二十餘年之久向蒙各大西商運銷外洋及中外人士所嘉許蓋以物美價廉遐邇皆知我國素尚文明一般維新家庭鋼琴風琴莫不設置尤以國貨爲佳是以大家閨秀名媛出閣對于妝奩完整惟鋼琴之配置殊不可欠缺本公司有鑒于此常有准備及保用包修妥善如意賜顧諸君幸爲留意焉

MANUFACTURERS OF ARTISTIC PIANOS

Head Office: 9 ICE HOUSE STREET
TELEPHONE 24648

Factory: SHAU-KI-WAN ROAD
TELEPHONE 22127

HONGKONG

製造廠在筲箕灣道・電話：二二一二七

△本公司總行在雪廠街第九號　電話：二四六四八

則悔之晚矣。桓公有慮及此。不念私仇而相管仲焉。故能攘夷狄。恤小國。止諸侯之私爭。百姓賴以休息。齊因以霸者。四十餘年。向使微仲。則春秋早淪爲戰國矣。公何肯念帶鈎之仇不相仲哉。或曰。桓公非睿智之主也。使無鮑叔牙之薦。公何能知仲而相之。其有不以一朝之忿。而置仲於死者乎。嗚呼。仲之得相也。仲誠幸矣。而公之得相仲也。公尤幸焉。

文天祥論

初中三 黃順娟

夫人臣盡忠。人子盡孝。此臣子之大道也。故古之君子。其致身事君也。不敢愛死而全身。但願捐軀以盡節。然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蓋慷慨就死者。不過激於一時之忠奮耳。然匹夫之勇類多能之。而從容赴義者。非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兼有堅忍不拔之性者。則不能也。從容赴義。殺身以成仁者。曾有幾人哉。其惟宋之文天祥乎。夫文天祥之事宋也。憤國家之多難。不忍宋祚之淪亡。於是發其平日忠愛之心。舉兵執戈。勤勞王室。身歷萬死。而殺賊之志。未嘗稍衰。其心於殄滅國仇。光復故土。是則文天祥之大願也。想其敵破京畿。宋室之山河。分裂瓦解矣。然則宋室之大勢已去。無怪乎天祥禦之而敗也。然天祥被執。元主念其精忠。而處之以高官。食之以厚祿。天祥深明大義。知有節烈。不知有富貴。但願賜一死。而不願再生。乃引頸受戮而沒。嗚呼。文天祥精忠之志。凜凜然流芳於萬世。雖死亦何憾哉。

擬創辦義學勸捐小引

初中二 溺佩蓮

竊思教育者。文明之利器。智識之階梯也。夫社會之不良。惟教育有以革之。知識之不開。惟教育有以啓之。故泰西各國。普設學校。上自富貴子弟。下至田野貧民。無不受教育者。今我

國學校。全未普及。鄉僻小民。貧窮子弟。無從求學。社會未能改良。民智尤多蔽塞。實爲國家前途之憂。儆同人等用是關心。勢難袖手。乃發起創辦義學。以期教育之普及。使貧窮者皆得受教育焉。竊思貧民子弟。父兄既不能教養。而旁觀者又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將他日爲盜爲丐。終爲國家社會之累。是義學終不能不急籌廣辦也。惟是某等點金乏術。經費無着。遑言創辦。用特求諸善士。同勷義舉。愼勿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苟一二人倡之。千萬人繼之。則集腋可以成裘。聚沙不難爲塔。趙公解金帶。而施者雲集。其明證也。若蒙慨解荷囊。創籌義學。造福貧民。他日民知之發達。國家之興盛。皆諸君子之力矣。

讀王風黍離篇有感

初中二 黃羨雲

中原板蕩。夷狄交侵。國破都遷。釀成偏安之局。覩昔日豐腴故土。頓變荒蕪之區。爲國民者莫不淒然而下淚。悲傷而歎惜者也。余讀王風黍離篇尤有感焉。溯周自文武創國。都於豐鎬。萬民歌頌其德而歸之。其國勢之興盛。地土之華美。後世猶穆然遐思之。迨幽王無道。寵嬖妾而廢黜正嫡。戲烽火以失信諸侯。遂召犬戎之禍。徙都避夷。故國邱墟。黍稷離離。故僕僕征夫。過此有不禁徘徊而長歎者。傷哉。今夫吾國當內憂外侮。岌岌然朝不保夕。以世界之名城。繁華甲於全國之上海。瞬息頓成瓦礫之場。大好東北滿洲。已成强敵之域。誰能挽狂瀾於既倒。作中流之砥柱哉。言念及此。未嘗不中心搖搖。痛極而泣涕者也。嗟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吾是以讀黍離而別有會心也。

有志者事竟成論

初中二 黃順貴

天下無可畏之途。惟無志者有可畏之途。天下無不成之事。惟無志者有不成之事。非事之不可成。人自不成之耳。蓋困苦艱難。本所以造成英雄豪傑之具。而堅强忍毅。亦卽所以曲成造就之方。故有志竟成。非虛語也。人類無論爲何種事業。當其動作之始。必籌畫其全局。預計其將來。抱無窮之希望。然後按此希望之路途以前進。則其結果不致與此希望相逕庭。希望者志也。志與希望。實一而二。二而一也。觀夫古之成大事者。大禹八年於外。平洪水而功在千秋。仲尼周遊列國。歸尼山而道垂百世。武侯矢鞠躬盡瘁之誠。使蜀漢與魏吳爭鼎。勾踐歷臥薪嘗膽之苦。致越國成沼吳之功。麥哲倫探險三年。兩半球之孔道以鑿。哥倫布操舟西渡。北美洲之新地以開。豈無志者之所能成耶。吾人苟能定其志向。奮其精神。效愚公移山之志。堅持不拔。百折不撓。不畏葸。不退讓。不事徘徊。克達其志而後已。以此立功。何功不立。以此成事。何事不成。有志者其審諸。

身與名孰親辨

初中二 甄秀瓊

凡人生於世。無論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莫不好生而惡死。人情大抵皆然也。天旣賦我以藐然之軀。得俾爲人。而又重以幼時父母之保抱提攜。壯時師友之切磋琢磨。則社會之所以需我。與我之所以應盡力社會者。爲日正長。使人人不寶貴其生命。而自爲斲喪焉。或互相殘殺焉。極其弊之所至。必咸視性命如鴻毛。而人類或幾絕矣。故生命者。人所當然以爲重者也。雖然。生命重矣。若有人焉。顱同圓。趾同方。昂然七尺。與人無異。然一考其平日所爲。獨爲社會所不齒。以爲若人蠹生天壤。將爲社會損。卽其人

淸夜以思。撫諸天良。亦不覺赧然汗顏。自知生不如死。若是者何也。此無他。生命雖重。而有與生命並重者。名譽是矣。君子知其然也。故循乎仁義。而規乎道德。戰戰競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持己立身。不敢稍苟。一若時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果何爲哉。蓋恐名譽一失。則形骸雖具。精神已非。縱名爲人。而與禽獸無異矣。惟小人知有生命而不知有名譽。故凡可以快其意者。放辟邪侈。無所不至。卒至爲人唾棄。或且遺臭萬年。君子知有生命。亦知有名譽。故二者皆保持不使或失。有時遇事之變。或且殺身以成名。傳曰。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蓋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也。則信乎名之親。非身之所能敵矣。爲薰爲蕕。凡我青年。將何所從耶。

述學生時代之生活

初中一　邱蕙如

孩提之童。愚昧無知。居就傅之年。於是廁身學校。習讀而外。則遊泳競走。拍毬唱歌。凡諸游戲。靡不備具。讀書之樂爲何如耶。若夫伏案埋頭。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朝乾夕惕。矻矻窮年。殫有限之精神。攻無涯之學業。欲有待於將來。遂幼學壯行之志也。至若朝而往。暮而歸。作長日之旅行。備他山以攻錯。亦莫非研究實學。旁求多識也。又或學期完滿。判袂分歧。濟濟一堂。於焉告別。暫囘鄉里。流覽煙波。此又假期中之消遣也。當此學生時代。上有父兄之餘蔭。下無家室之分勞。黽勉一身。鵬程萬里。較之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者。其肩責爲何如耶。學生時代之生活。誠如是哉。誠如是哉。

論學校與家庭之關係

初中一　曾宜麗

學校者。所以育人才也。家庭者。所以養子

女也。然徒養而不教。不可以立身。徒教而不養。不可以成人。由此觀之。學校之教育。與家庭之培養。乃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者也。若家有嚴父。校有良師。則其子女不良者。未之有也。蓋師長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父母者。所以監督其行也。嘗見有等學生。日則攜書上學。至夜歸家。不知溫習。而從事於嬉遊。嗚呼。亦可哀矣。此皆由於家庭之失責也。夫孟母之斷機。修母之畫荻。卒養成大賢。出類拔萃。然則家庭與學校。實有莫大之關係也。

讀沈雲英傳書後

初中一 利舜琴

夫雲英者。一女子也。而其能救全道州人於不死。可見其行爲之俠義也。書中敍雲英能繼父志。慷慨伏義。冒死赴敵。其志趣光明磊落。直令偷生者爲之愧悔。語云。不遇風霜。而松柏之勁節不彰也。不歷長途。而騏驥之善走不顯也。若雲英者。不經此一戰。恐巾幗之英雄。無由而表也。與松柏騏驥。有何異哉。

本校歷年中學畢業生芳名

一九一九年

韋錦文　韋錦笙　陳美寶　梁秀瓊　鄭兆如

容少卿　趙卓英　李勸養　李鳳清

一九二一年

司徒惠常　梁秀容　鄭杏兆　林逐蓮　蔡詠球

梁淑卿　余幗英　何逐心

一九二三年

潘妙芳　陳慧鸞　區琰玉　呂寶妍　鄺蘭英

曾慕坤　麥蕙蘭　龔愛金　唐慕貞　楊懿熙

楊瑢熙　李淑鸞　鄺素英

一九二四年

陳雪羅　徐竹影　余秀平　李文芝　李汝嫻

李少貞　葉秀寬　張惠芳　簡畹蘭　簡慕貞

鄭省德　鄭復漢　唐淑媛　楊淑端　黃偉英

容姒兒　林彥荷　歐如璧

一九二五年

徐松聲　陳蓮蒂　黃雪仙　霍杏芳　黃若超

陸肖如　簡倬廣　李浣冰　陳淑堅

一九二六年

梁擷芳　梁漢卿　霍倩婷　源慕貞　黃紀蓮

陳淑嫻　曾智瓊　鄺佩瑜　梁翰馨　潘懿芳

黃彩玉　林彥芬

一九二七年

梁秀貞　郭湘蓮　李麗婷　鄺美霞　程棣芳

黃佩芳　陳雪文　雷蟾清　黎順蓮　馮佩羣

一九二八年

陳玉亭　余秀華　吳麗嫦　余燕兒　老惠貞

鍾鳳韶　黃柳清　李慧中　梁燕如　余錦裳

趙越趣　陳䂓齡　唐艷玲　黃潔斯

一九二九年級

黃玉英　黃美英　黃佩英　黃智心　龔月琴
李慧賢　梁君特　羅展雲　陳坤賢　朱秀琴
陳綺文　林庸彰　蔡湘吟　陳梅性　黃金枝

一九三十年級

黃蘊瑜　葉啓秀　王妙玲

一九三一年級

陳玉輝　梁淑賢　何賢貞　劉德光　麥少哂

各同學之已結婚者四十餘人　從事敎育界者二十人　在政府服務者約十人　習醫及看護者四人　在大學畢業者八人　現在升學者二十餘人　已物故者四人



Graduates of 1919 with Miss E. Kotewall, (Vice-Principal.)

第一屆畢業生暨副校長羅錫珍姑娘合照(一九一九年)



白妹妹！你美麗
得多了，想是搽
了我的藥水所致
呢？我現在不獨皮
膚疾不見了而且
肌膚長得多麼柔
滑、不過你是快
樂我是憂愁，愁
的就是染了咳嗽
白羅仙



丹姊姊！我以爲你爲什
麼多穿這件外褂，原來
患咳嗎？不要害怕，代
我送上我的止咳露與你
用吧．牠是專治各種咳
症，無論初咳久咳，按
進服，病隨而失．．姊
我很願你試試，好了後
得來介紹與各位同學知
丹杜蓮
香港中藥大藥房監製
各藥房均有代售



GRADUATES OF 1921.

第二屆畢業生（一九二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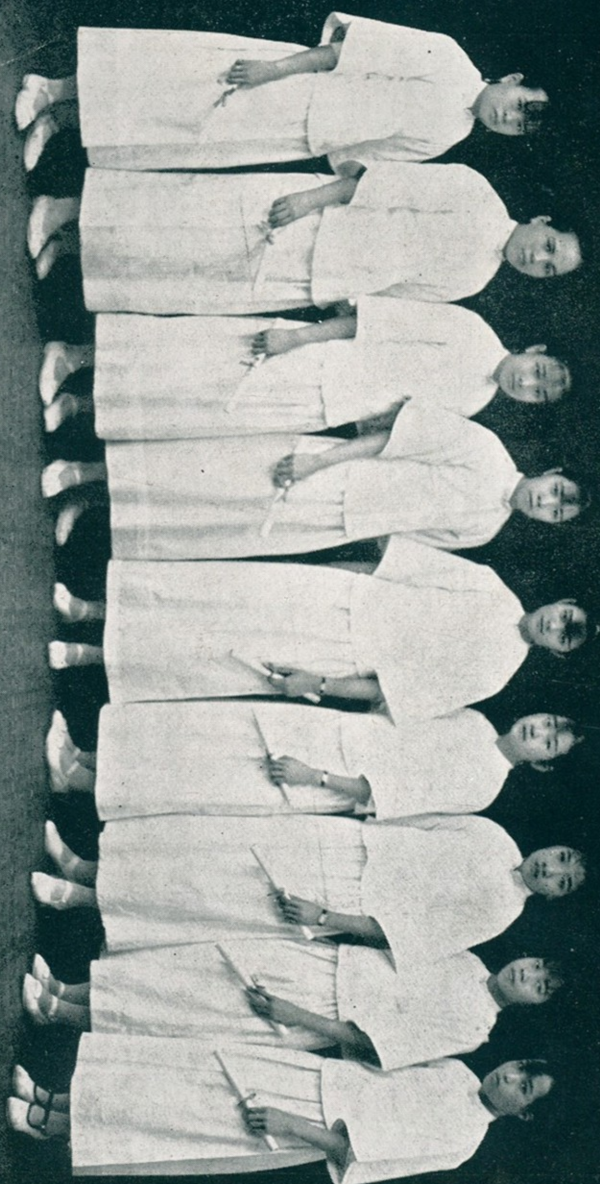


GRADUATES OF 1923.

第三屆畢業生（一九二三年）

GRADUATES OF 1924. 第四屆畢業生（一九二四年）





GRADUATES OF 1925.





GRADUATES OF 1926.

第六屆畢業生(一九二六年)

第七屆畢業生（一九二七年）

GRADUATES OF 1927.





GRADUATES OF 1928.

第八屆畢業生（一九二八年）



GRADUATES OF 1929

第九屆畢業生（一九二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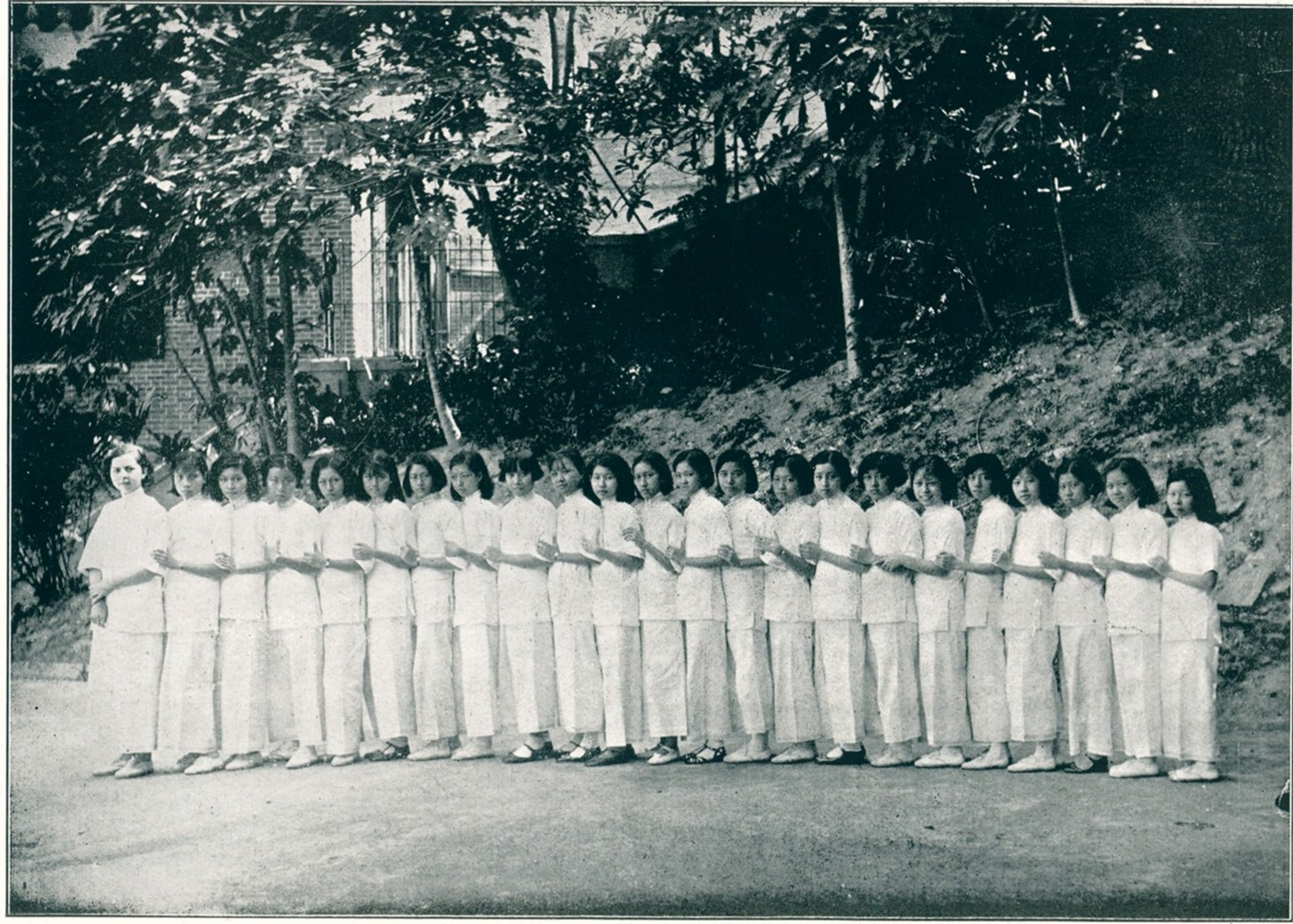
Eleventh Graduating Class. (1931.)

第十一屆畢業生（一九三一年）



GRADUATES OF 1932.

第拾貳屆畢業生（一九三二年）



GRADUATES OF 1932.

第十二屆畢業生（一九三二年）



JUNIOR MIDDLE-SCHOOL CLASS II.

初中二年級



JUNIOR MIDDLE-SCHOOL CLASS I.

初中一年級

本校舊生同學會之經過

光陰荏苒。歲月如流。本會再成立迄今。又屆載半于茲矣。回憶創設之困難及經過之狀況。略紀其梗概。以誌不忘焉。本會發軔於一九二三年。當時同學之爲會員者。不過十餘人而已。人數雖少。惟得羅錫珍師長之扶助。各職員又努力服務。方幸日益發達。基礎永固矣。乃成立未及半載。各同學爲環境所迫。或遠適異地。或升學他方。致會務亦無形中因以解散焉。及一九二八年。新校既告落成。同學人數較前又倍增。辦事本屬易易。詎知再組織後。每於召集會議時。出席人數常感不足。致種種進行。皆覺棘手。未幾。又告停頓。迨至一九三十年年底。胡校長由美歸來。而昔時同學亦漸聚居一地。中有熱心者。復議重新組織。以冀新舊同學時相聯絡感情。又可時爲母校服務。此本會所以重行成立之原因也。今同學既復日增。範圍亦因之而益廣。處理上未嘗不感困難。幸常賴胡校長之指導助理。各職員亦振奮精神。努力服務。故一年來之成績。雖略具雛形。而滬粵兩地。亦有支會之設立。即寓居國外者亦踴躍加爲本會會員。足見同學感情。聯絡會務進展矣。上屆曾開聯歡會及年會。當時盛況。尤縈迴於吾人腦際。本年改選職員。仍繼續執行。且本會原擬發印週刊。並舉辦平民教育各問題。奈一時限於經濟。時間。及環境等關係。未能實現。但望此志不懈。將來一一見諸實行。意中事也。願我同學。本本會服務精神之宗旨。及毋校信愛望之校訓。互相策勉。努力前途。則朝夕所禱祝者矣

同學會組織大略

(一)命名　聖保羅女書院同學會

(二)宗旨　以聯絡新舊同學及曾在與現在本校當教職員之友誼並對于母校有襄助與服務之精神爲宗旨

(三)權利與義務　凡屬本會會員有享受一切權利協助發展一切事務

(四)會費　普通會員每年三元現在同學會員每年一元永遠會員三十元一次交淸

(五)會務　本會一切事務由各班在年會時選舉代表共十五名組成委員會由委員會選舉職員暨各部主任組成執委會負責整理內分財政交際庶務探訪各部每部設主任一名或二名部員若干名

(六)職員任期　概以一年爲限期滿職員均得復舉續任惟主席一職連任不得超過三年

(其他詳載會章)

茲將本屆職員姓名列左

顧問　胡素貞校長

主席(正)司徒惠常　(副)余秀平

司庫　鍾鳳韶

書記(正)韋錦笙　(副)梁淑賢

交際部(正)黃玉英　(副)黃蘊瑜

庶務部　梁秀瓊

探訪部(正)余秀平　(副)郭湘蓮

各委員姓名

司徒惠常　梁秀瓊　潘妙芳

余秀平　徐松聲　潘懿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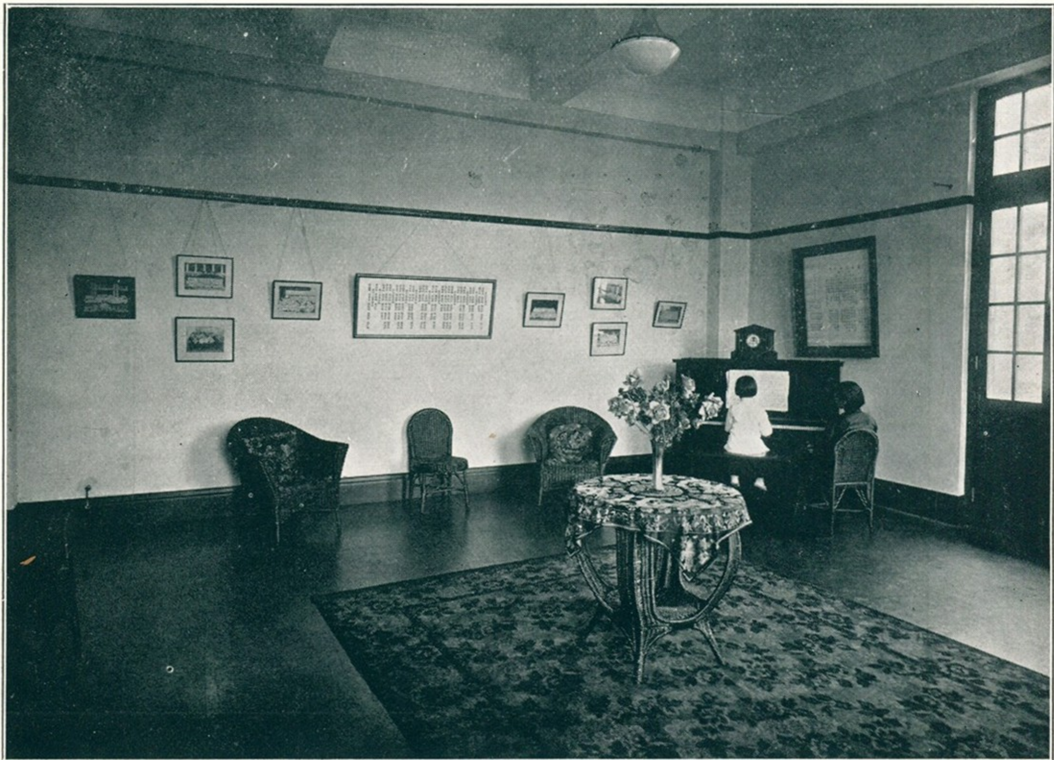
郭湘蓮　鍾鳳韶　黃玉英

黃蘊瑜　梁淑賢



副書記 梁淑賢　　交際部 黃玉英　　庶務部 梁秀瓊

司庫 鍾鳳韶　　副會正 余秀平　　顧問 胡校長　　會正 司徒惠常　　書記 韋錦笙



Club Room of our "Old Girls' Association."

舊生同學會室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lumnae Association.

舊生同學會一週紀念



Our Free School Founded in 1920.
Managed by past and present pupils of the school.



Waiting for their turn.

腹負將軍



Our good cook.

好廚子



Just had a good feed.

腹不負將軍



Preparing food.

好幫手

本校華光團全體職員



交際部長 馬志堅　德育部長 陳婉逵　體育部長 林雙吉　智育部長 譚鎮瑤

書記 黃娛妹　會長 楊潤餘　副會長兼司庫 余麗珍



Our College Y. W. C. A.

學生青年會華光團

本校青年會

學校青年會。是由青年同學所組織。以聯絡感情。服務人羣。並在靈性上與基督有澈底認識爲宗旨。取爲華夏光之意。又稱華光團。簡稱曰華光。其團訓是「身心健全」四字。此四字具有深意。詳言之。卽謂吾人身心。是對人對己及對神。皆健全無缺也。其團箴曰。「妙齡壯志。知眞求義。擇善審美。家齊國治。立人達人。創設有方。女界先導。華夏之光。」

本團原由本港四女校兩箇小團組合而成。本校青年會。其一份子也。溯本校青年會。自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成立。時入會者僅二十人。嗣後成效漸著。日起有功。現會員已達百零九人。其內部組織。(一)會長。(二)副會長兼司庫。(三)德育部長。(此三人必須基督教徒)(四)智育部長。(五)體育部長。(六)羣育部長。(七)書記員。此外更有顧問一人。

德育部，司理於每月末一星期六日召集會員歡叙。或請宗教演說家及對於青年會有心得之士。爲德育演講。智育部，司理青年會所置書籍。如雜誌小說時事書報等。體育部，司理一切運動工作。訓練一班體育人才。或與別校作友誼比賽。或本校內作每班比賽。羣育部，司理旅行游河等娛樂。

在每暑假期內。用一箇月光陰。開夏令義學。以教貧窮兒女。到期滿時。並頒給獎品。以資鼓勵。頗有與趣。亦見效果。其餘各季集合男女各學校青年會。以廣聯友誼。同勵靈修。又此外凡屬華光團的學校。皆遵行一定之設計課程。如運動，救傷，及演講等設計是也。

△本校慈善會事業▽

本港慈善會。全由女界所組織。上自中西名媛。軍政界領袖夫人。下至中小女學生。類多踴躍參與。協同盡力於慈善事業。每年開慈善賣物會。所得款項。將三分二在本港施濟。以供醫院、孤兒院、瞽目院、等費用。其餘三分一送國外賑災。全港共有十二支會。本校慈善會乃支會之一也。

本校參與此會以來。十有餘年。歷年學生。悉盡其能力。躬製品物。如刺繡手織等女紅。以供發賣。歷著成效。每年十月間。即開賣物會。最初一年。得款九百元。嗣遞年增加。現已增至數千元之多。可見本校學生。好善之心。與時俱進矣。

本支會除與各支會合作外。更自辦聖保羅女義學一間。經有十載之久。每年學生有六十餘名。限於校舍。不能多收。每有額滿之憾。其餘捐送款項幫助雲南省佈道。及供養老人院老婦數名。亦足徵同人樂善不倦之熱心焉。










M. C. L. Bazaar held in the College Hall.

本 校 慈 善 賣 物 會

Ceremony of the Opening of the M. C. L. Bazaar performed by Mrs. W. T. SOUTHORN.

蘇頓夫人行慈善會開幕禮



慈善會



BASKET BALL TEAM. 籃球隊



BASKET BALL. 籃球隊

本校規則及課程

宗旨 本校以培植中國女童使受完善教育俾將來對於家庭社會皆切實用爲宗旨

等級 (甲)幼稚園 (乙)小學六年 (丙)初中三年 (丁)高中三年

學期 每年分爲三學期每學期計約十三星期第一學期由國歷一月開始第二學期由四月開始第三學期由九月開始

上課時間 上午由八點五十分至一點下午由二點至四點

假期 星期日 星期三及星期六半天 暑假七星期 耶穌誕年假共三星期 耶穌復活節四天 以下各放一天 聖神降臨日 國慶日 孔聖誕 英皇誕辰 和平紀念日

學費 幼稚園每學期十五元 小學每學期二十元 初中每學期二十五元 高中每學期五十元 另堂費二元

(特別科) 英文七十元 音樂二十五元

撫兒 救傷 烹飪 游泳 上列各科若人數充足乃能開班

寄宿 每學期一百元(洗衣及雜費在內)醫藥費由寄宿生自理

按金 投考者每人須先繳按金五元入學肄業至少有一年然後離校及先一個月通知者方得取回按金所有學費什用須於學期開始之第一星期內繳清若中途自行退學或被革退經交欵項不得討還

中學書目一覽表

科目	書目
聖經	新舊約全書
經學	四書　詩經　左傳　尚書　禮記
國文	國文讀本評註　古文評註　史記精華
詞章	六期文絜　袁文箋正　唐詩合解
史學	中學本國史　世界史　東洋史
地理	本國地理　外國地理　地文學
理科	動物學　礦物學　物理學　化學
數學	幾何　代數　三角
公民	現代中學教科書
家政	家事教科書　家庭看護　烹飪
女紅	刺繡　縫紉　手織
圖畫	鉛筆　炭筆　水彩
體育	體操　球術　游泳
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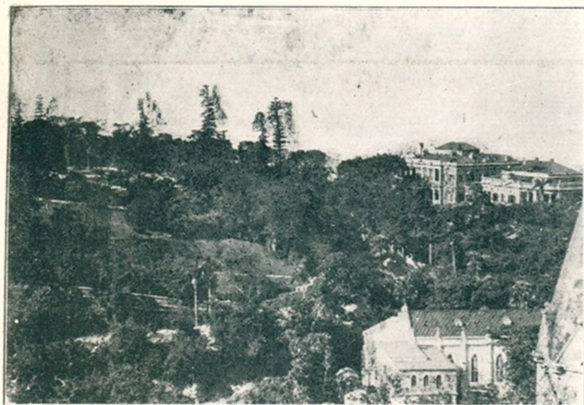
(初中各科用中文教授注重中文修養)　(高中各科用英文教授預備考入國內各大學)

小學書目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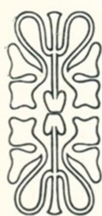
科目	書目
聖經	新舊約全書
經學	四書
國文	新撰國文教科書　作文示範　高小論說　文範　新制國文　尺牘入門　唐詩合解
史學	新撰歷史教科書　歷史指南
地理	文體地理教科書
理科	文體理科教科書
算學	小學筆算新教科書
衛生	家事課本　衛生教科書
常識	商務撰初常識
公民	商務撰初公民
圖畫	商務撰初圖畫
手工	商務撰初手工
唱歌	商務撰初唱歌
體育	商務撰初體育
國語	商務撰初國語

幼稚園學科

聖經	國文	修身	唱歌	手工	游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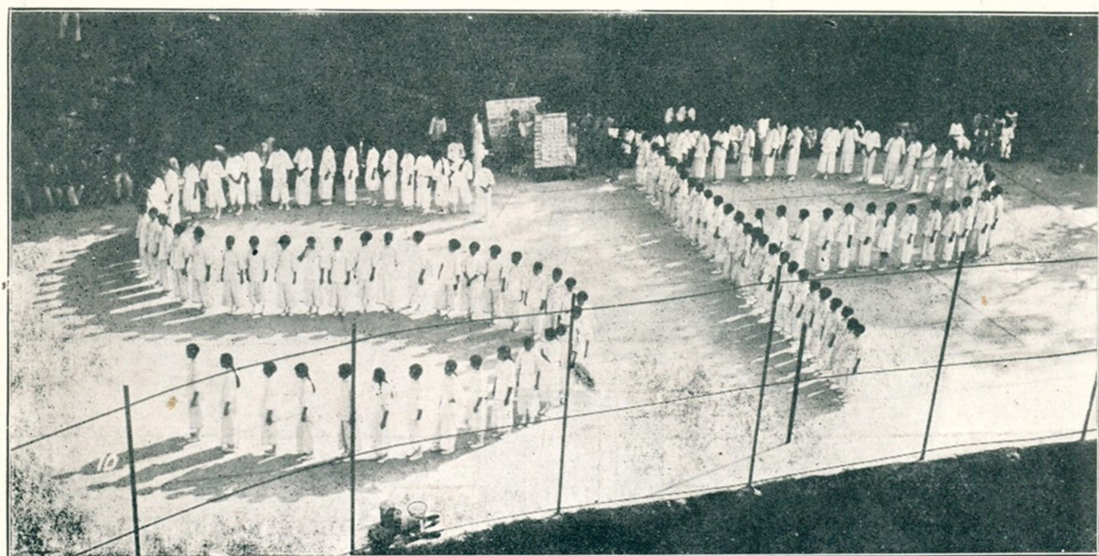



Views from the College. 學校外覽景





Volley Ball. 排球



Play Ground. 運動場

商務印書館

一二八國難。瞬屆一週。敝館總廠雖經莫大之犧牲。但不敢因此稍懷自餒。全國教育界及讀書界。亦以敝館對於文化事業關係重大。督促早日恢復。敝館爰於二十一年八月一日勉力復業。爲文化而奮鬥。數月以來。備承海內外人士熱心維護。紛紛惠顧實深感幸。惟當時各級學校教科用書。雖在北平香港兩處分廠趕印齊全。而一般出品。不免稍有缺漏。敝館至爲疚心。現在上海已新設製版印刷兩廠。平版廠亦即日開工。生產力量。逐漸充足。不特被燬各書。次第重版。並自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起。每日出版新書一種。諸希公鑒


為國難而犧牲


為文化而奮鬥



OUR BROWNIES. 幼童軍

Pupils from America, Honolulu, Japan, Shanghai, Foochow, Amoy, Swatow, Kwangsi,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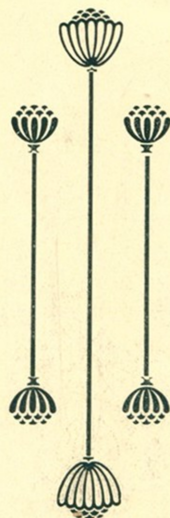
由 美洲 檀香山 日本 上海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西 星架波 奧洲 來校肄業學生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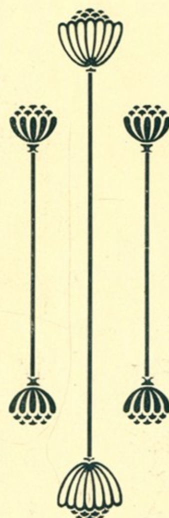
The Commissioner Mrs. W. T. SOUTHORN with our Guides and Brownies.

香港總監蘇頓夫人暨本校女童軍及幼童軍合照

THREE GENEROUS DONORS TO THE COLLEGE FUNDS.







Mrs. PROCTOR RILEY.

賴利夫人



Madam WHITNEY HOFF.

何富夫人



Mrs. SWAGRE SHERLEY.

薛利夫人

SCHOLARSHIP



The school is indebted to the following people for scholarships:

Mrs. Proctor Riley	Mr. Fung Ping Shan
Madam Whitney Hoff	Mr. Kan Hung Chew
Mr. Lee Hysan	Mr. Mok Ching Kong
Mr. Lam Woo	Mr. Tseng Yuk Tong
Mr. Li Tse Fong	Mr. Joe Shoong
Mr. Mok Kon Sung	Mrs. Wong Kut Yew
Mr. Kan Tak Choy	

免費學額

共有三十二名

Mrs. Proctor Riley 十名
Madam Whitney Hoff 十名
利希慎
林護
李子芳
莫幹生
簡達才
馮平山
簡孔昭
莫晴江
翟玉堂
周崧
黃吉耀夫人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以上各一名)

Aim:

The aim of St. Paul's Girls' College is to offer to Chinese Girls a sound Chinese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training them for a life of efficient service both in the home and in the society.

Courses of Study:

A. Kindergarten ....B. Primary School ....6 years.
C. Junior Middle School...3 years......D. Senior Middle School...3 years.

School Year:

The School Year is divided into three terms, each consisting of about thirteen weeks. The first term begins in January, the second in April and the third in September.

School Hours:

Morning School...8.50 a.m. to 1 p.m....Afternoon School...2 p.m. to 4 p.m.

Holidays:

Sundays. Wednesday and Saturday afternoons. New Year (3 weeks). Easter (4 days). Summer Vacation (7 weeks). Christmas (4 days).

One day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National Day. Confucius' Birthday. King's Birthday. Armistice Day. Whit Monday.

School Fees Per Term:

Kindergarten	$15.00
Primary	$20.00
Junior Middle School	$25.00
Senior Middle School	$50.00
Sundry Expenses	$ 2.00

Special Classes:

English $70.00 Music $25.00

The following Classes can be arranged at the request of a sufficient number of pupils:

Home Nursing. First Aid. Cooking. Swimming.

Board and Lodging:

$100.00 per term (laundry and other expenses included). Boarder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edical fees.

Deposit:

As deposit, $5.00 is required before sitting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is money is returnable only when the pupil has studied in the School for at least one year, and one month's notice is given before leaving.

Note:

All fees are to be paid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term. No money will be returned if the pupil leaves the School in the middle of the term either voluntarily or by dismissal.





Honorary Physicians to the College.

本校義務醫師



Mrs. MINETT, M.B., B.S., (Lond.)
D.P.H. (Eng.)
A Member of the College Council.





Dr. YIP TAI CHING, M.B., B.S. (Lond.)
葉大楨醫師



Dr. ARTHUR WOO, M.B., B.S. (Lond.)
胡惠德醫師





Some Members of the College Council.

本校校董



Rev. P. S. F. Ts'o.
Hon. Secretary of the College Council.

曹思晃牧師







Archdeacon Mok Sau Tsang.

莫壽增會吏長



Mr. Luke Oi Wan.

陸君靄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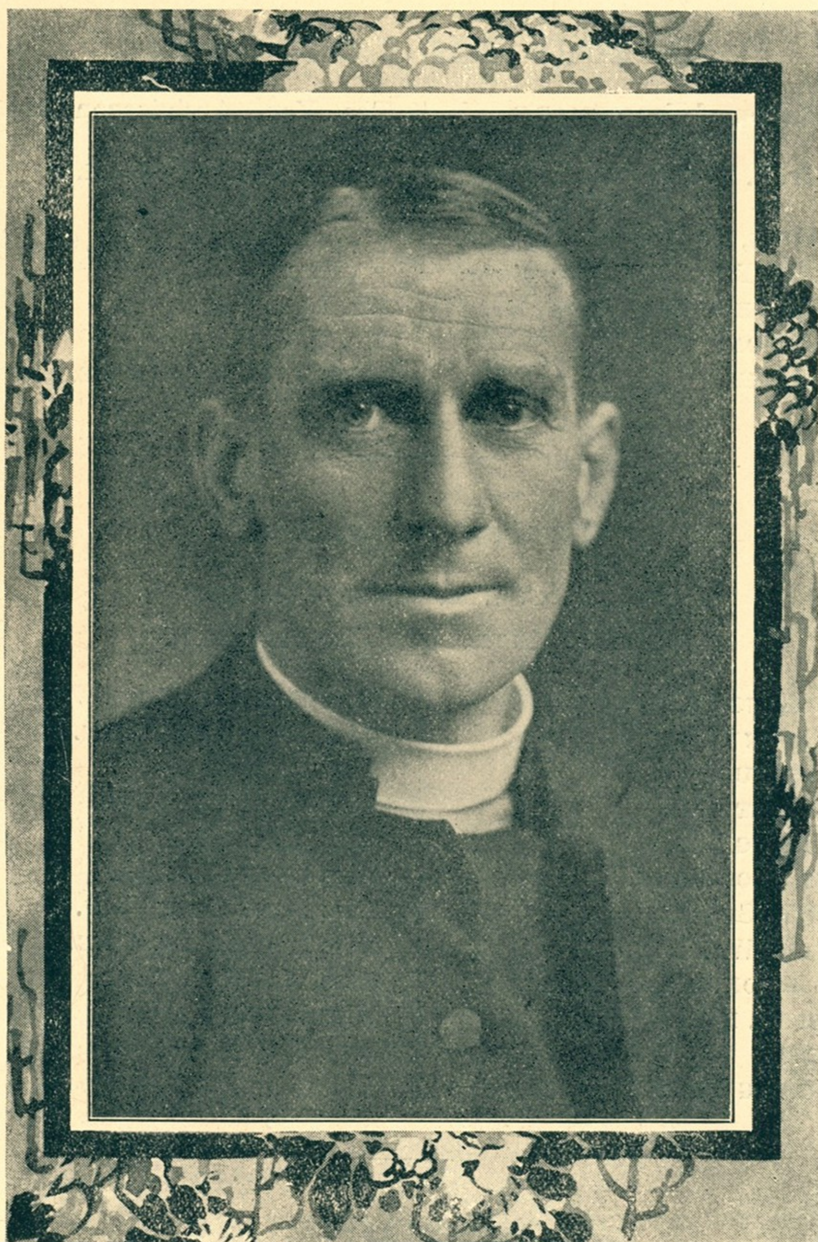
Rev. A. D. STEWART, M.A. (Cantab)
Chairman of the College Council from 1915 - 1926.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校董主席
史牧師



The Rt. Rev. BISHOP RONALD HALL.
New Chairman of the College Council.

新校董主席
何明華會督



The Rt. Rev. C. R. DUPPUY, D.D., Bishop of Victoria,
Chairman of the College Council 1927-1932.

校董主席

杜培義會督

The Members of
St. Paul's Girls' College Council

The Lord Bishop of VICTORIA, D.D. *Chairman.*

The Hon. Mr. R. H. KOTEWALL, C.M.G., LL.D. ... ...*Vice-Chairman.*

Mr. J. M. WONG, J.P ..*Hon. Treasurer.*

The Rev. S. F. TSO....*Hon. Secretary.*

The Hon. Sir SHOU SON CHOW, KT.

Mr. LEE TSE FONG, J.P.

Mr. O. W. LUKE.

The Ven. Archdeacon MOK SHOU TSANG.

Rev. A. D. STEWART, M.A.

Mr. P. K. KWOK.

Mrs. MINETT, M.B., B.S., (Lond.), D.P.H. (Eng.)

Mr. LAM WOO.

Mr. T. C. KAN.

Miss F. C. WOO, M.B.E. *(ex officio).*

Members of the Staff

Miss F. C. WOO, M.B.E. *(Principal).*

Miss E. KOTEWALL *(Vice-Principal).*

Mr. YUNG KUNG PO.
Mr. TSAI CHUN WOON.
Mr. LO PING YUE.
Mr. YUNG YUET LAU.
Mr. CHU CHING LEE.
Miss HUNG SHOU FONG.
Miss LEE WAI SHAN.
Miss LO CHUI WA.
Miss ROSE KWOK, B.A.
Miss H. SITTIG, B.A.
Miss C. YOUNG
Miss NG HEUNG YAU.
Miss FOK LAN HING.
Miss CHOY WING KOW.
Miss R. RANDALL.
Miss POON YEE FONG.
Miss M. CHAN.
Miss LEUNG PUI KA.
Miss FUNG CHUI WAN.
Miss WONG CHUI PING.
Miss WAI KAM SANG.
Miss LEUNG KA WA.
Mrs. P. S. F. TSO.

Secretaries

Miss LEUNG SAU KING.

Miss CHOY WING KOW.

Doctors

Dr. ARTHUR WOO, M.B., B.S. (Lond.) L.R.C.P., M.R.C.S.

Dr. T. C. YIP, M.B., B.S. (Lond.) L.R.C.P., M.R.C.S.

A BRIEF HISTORY.

St. Paul's Girls' College was founded in March 1915 by several of the members of St. Paul's Church Vestry, the most energetic being Mr. Lam Woo, and Rev. A. D. Stewart. It was keenly felt that a school which should provide a high grade Chinese education for girls in the Colony was an urgent need, and it was to supply the need that the institution was brought into being.

Prior to the occupation of the present School Building, the School had been subjected to inevitable changes of address—all of these occurring in the selfsame, much educationally enlightened part of the City,—Caine Road. Our lot first of all fell upon No. 2; but, as it failed to answer our purpose by reason of the steady growth of the School, we moved into No. 14, which we quitted on the same ground in favour of No. 140, and there we remained till 1927.

The new School Building, it is gratifying to note, is a very up-to-date one, with ample space for accommodation. Seven stories high, it is equipped with a splendid Auditorium, a spacious Dining Hall, a well-designed Laboratory and Domestic Science Room, and a very desirable Swimming Pool, which,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ennis Court, inside the school premises, should be to the girls a challenge to sports and games.

Mrs. Martin was the first Principal in 1915, being succeeded by Miss F. C. Woo in the following year upon her return from England. The number of pupils on the roll was then 50, while 5 teachers were engaged to serve on the Staff. The figures ran higher and higher with the succeeding years; and up to the present date our School Register shows 400 names, while our Staff is composed of 30 members, part-time teachers included. As regards classes, there are 14 as against 7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School's existence.

We cannot lay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fact that our aim is none other than to give to the girls within our walls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Hence the variou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Ministering Children's League, 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the Girl Guides have been regarded as integral parts of school life. By these means not only is discipline of body and mind obtained, but free and ungrudging service can be rendered to the Country and to Society in general. This being our aim, we have endeavoured ever since to subserve it, and it is with some pride and pleasure to record that our efforts have not been barren of results.

What progress so far we have been enabled to make does not, however, diminish our fervent desire for still further improvement. A huge debt of gratitude is due to the School Building Committee who left no stone unturned in devising ways and means for raising the requisite funds to make the erec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permanent school building possible. This is too great an asset not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Meanwhile, steps are being taken to raise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in the School, so that the girls, will be prepared for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either in Hongkong or other University in China. Now the new members of the College Council are composed of prominent and able men.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expect and trust that great advance in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girls in Hongkong will be achieved, in no small degree,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is College.

Chuk-ling, Leung Yin-yee, Yee Kam-sheung, Lee Wai-chung, Wong Liu-ching, Chu Yuet-chiu, Yee Yin-yee, Lo Wai-ching, Tong Yim-ling.

1929:—Kung Yuet-kam, Lee Wai-yin, Wong Mei-ying, Ng Chee-sum, Wong Yuk-ying, Wong Kam-chee, Chan Kwan-yin, Leung Kwan-yin, Leung Kwan-tak Choy Sheung-yum, Wong Pui-ying, Lam Yung-cheung, Law Chin-wan, Chan Mui-sing, Chu Sau-kam, Chan Yee-man.



in October last that she graciously opened our Bazaar in aid of the Building Fund, and to-day she again evinces her interest by giving away the certificates. It is an encouragement as well as an inspiration to feel how deep and practical is her Ladyship's interest in every movement having for its object the betterment of the lot of the poor women and children and, generally, of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dition of women in Hongk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have pictured our seventeen years of progress in climbing up a hill whose paths have at times been tortuous. What vista of future accomplishment can we discern from the present stage of our ascent? The summit has yet to be reached; perhaps it will never be attained, for in educational endeavours there is no ceasing. In bringing our aims and ideals before you, I think I can do no better than quote my own words when I was making an appeal for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new building scheme in January, 1924. I then said: "St. Paul's Girls School seems to me to fill a niche of its own in our educational structure. It affords a sound Chinese education to Chinese girls, giv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lassics, to domestic economy or household management, to thrift, and to physical culture, while strictly preserving that sense of propriety which is the inborn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girl." I also said: "Girls of to-day are the mothers of the future. It is the mother who first teaches her babes the language of the heart, and it is the mother who exercise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her children in the home.

MADE FIT FOR GREAT TASK.

"The aim of this School is to train the girls so as to fit them for that great task. These girls are taught the sane and practical wisdom of Confucius, based on the family, and wisely adapted to our social life which has, in fundamentals, changed so little since the days of that great sage. The girls are also brought into contact with the spiritual beauty and virtue of Christ's teaching —meekness, self-sacrifice, loving forbearnce and true kindliness." These, then, are the ideals at which St. Paul's Girls College has aimed with steadfast purpose in the past. With due modesty I confess that we are far from having attained to these ideals. But much has been accomplished, and more, I hope, will be achieved, now that we are free from financial anxiety. The wonderful support which we have received from our friends, and the confidence they reposed in us in our time of difficulties, have fortified our purpose, and have inspired us with hope and faith for the future.

GRADUATES.

The following were the graduates of the Chung Hok (1928); Ng Laisheung, Chan Yuk-ting, Chung Fung-siu, Yew San-wah, Wong Kit-see, Chan

gave $30,000; Mr. Lam Woo, Mr. Mok Kon-sang, Mr. Li Tse-fong, Mr. Kan Tat-choi and the late Mr. Fung Ping-shan, who gave $10,000 each; and Mr. Kan Tong-po who, in addition to a personal donation of $3,000, spent much time in influencing subscriptions. To our other supporters, who are too numerous to be named here, I tender the grateful thanks of the College.

As Chairman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nd as Vice-Chairman of the College Council,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 words of gratitude can be too strong to express the debt we owe to Mr. Lam Woo for having given us the benefit of his unrivall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by superintending every stage of the building operations, so that we can now say that not only h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ilding been "well and truly laid," but the fabric itself has been well and truly built. Our Honorary Treasurer, Mr. J. M. Wong, has also placed his time and advice freely at our disposal, husbanding our limited resources, and making our funds go as far as possible. To my other colleagues on the Building Committee I desire her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for their whole-hearted co-operation. To carry out successfully a scheme of this magnitude there is much detailed and unattractive work to be done, which calls for a generous sacrifice of leisure by busy men.

A TOWER OF STRENGTH.

His Lordship the Bishop of Victoria has been a tower of strength to the College Council as its Chairman. It is with genuine regret that we realise how soon we are to lose his sage counsel and his genial inspiration. I hope that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great Cathedral to which he will be attached when he returns to England, will not cause him to forget our humbler building at this end of the world; and we wish him and Mrs. Duppuy health, happiness and success in their new sphere of usefulness.

During Miss Woo's long absence abroad — a period of 2 years and 4 months — her work was carried on with zeal and efficiency by Miss Esther Kotewall, notwithstanding that she was handicapped by a staff below strength. Although she is my own sister, I feel I ought not to allow that fact to prevent me from expressing a word of appreciation of her good work.

H.E.'S SYMPATHETIC INTEREST.

Finally, on behalf of the College I most sincerely and warmly thank Your Excellency and Lady Peel for the encouragement you have given us by participating in what is to us a function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your welcome presence. To Lady Peel I desire also to offer grateful thanks for the kind interest she has taken in this College. It was only

experiencing a trade depression — she succeeded in raising about $30,000, Hongkong currency. Miss Woo encountered certain obstacles on entering Canada, but the people were not long in learning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her. When in the city of Windsor, Ontario, she was presented with the Freedom of that city. This rare distinction has brought honour not only to Miss Woo but also to the School which she loves so much.

When the Committee accepted Miss Woo's offer, they w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satisfied if she had been able to raise $100,000; but she actually collected $150,000 in Hongkong money, and secured from Mrs. Proctor Reely in America the generous undertaking to present the College with ten free scholarships annually. Not content to rest on her laurels, Miss Woo has managed to raise yet another $35,000 since her return to the Colony.

FREE FROM DEBT.

To-day, the College is happily free from debt. It is with grateful hearts that we meet here for this Thanksgiving Social — grateful to the Government for its great generosity and faith in us; to the public for its unstinted support, and, above all, to Miss Woo for her unremitting and highly successful efforts in behalf of the College.

In this hour of our rejoicing we must not forget those to whom the College owes this magnificent site. I refer to His Excellency Sir Reginald Stubbs who recommende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he grant of the land; to Sir Murchison Fletcher, the then Colonial Secretary, who gave our application for land and money most sympathetic support; to Mr. A. H. Hollingsworth of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for the great trouble he took in connexion with the grant of the site; and to Sir Cecil Clementi who directed the building grant of $50,000 to be paid to u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we had not kept to our part of the bargain by actually collecting $200,000.

Miss Woo desires me to say that but for the whole-hearted assistance she received from certain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America and Canada, she would not have accomplished what she did. Prominent among these may be mentioned Dr. John Woo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Mrs. Swager Sherley and other ladies in Washington; the Women's Auxiliary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the Chung Wah Wui Koon, the Gee How Oak Tin Association; the On Leong Association, as well as the Press of America,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UNSTINTED HONGKONG HELP.

In making this acknowledgment we must not forget the great help we have received from our supporters in Hongkong, notably the late Mr. Lee Hysan who

FACED WITH A CRISIS.

In the year 1923 the school was confronted with a crisis. Notice to vacate the premises was received, and as we had then nearly 450 pupils on the roll, we experienced great difficulty in finding other suitable premises. Application was accordingly made to the Government for a site for a permanent building; and the Government most sympathetically and generously responded to the appeal with a gift of about 40,000 square feet of valuable Crown land between Kennedy Road and Macdonnell Road—the site on which this building stands. The generosity of the Government was enhanced by a promise to make a grant of $50,000 towards the cost of the building, provided $200,000 was raised for this purpose by private subscriptions.

A Building Committee was appointed, of which I had the honour to be Chairman. In the short space of a year, subscriptions amounting to $250,000 had been promised, and before building operations commenced, the total went up to $300,000. In result, the Government paid its promised grant of $50,000.

In June, 1925,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new building was laid by the Governor of that day, His Excellency Sir Reginald Stubbs. At that time we had in hand $100,000, the balance being still in the form of promises to pay. I need hardly remind you that the year 1925 w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Strike and Boycott. It was probably the greatest crisis the Colony ever passed through: some of our subscribers experienced financial embarrassment, while a few became insolvent. Consequently, many promises of donations could not be fulfilled; and the Committee was compelled to open the new building—now raised to the status of a College—with a debt of $180,000.

TRIUMPH OVER DIFFICULTIES.

Our climb, then, proved harder and steeper than we had expected, and the prospect before us was gloomy. But fortune favours the brave. Miss Woo, with great pluck, volunteered her service to go abroad to raise funds for the College. Some expressed doubt as to the success of such venture. But the members of the College Council, knowing Miss Woo as they did, unhesitatingly approved of the suggestion; and to-day we witness her success. It was a triumph over immense difficulties. Accompanied by only her mother, Miss Woo visited practically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in America and some parts of Canada; and she even got busy while passing through Honolulu, Japan and Shanghai on her way home! Wherever she went, she was received and welcomed by all classes of people. When in Washington she was twice a guest at the White House, and was also invited to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Hoover. Although she had been only ten weeks in Canada—and when that country was

CHAIRMAN'S REMARKS.

In addressing the gathering, Bishop Duppuy said:—Your Excellency, Lady Peel, Ladies and Gentlemen:—There has been no formal ceremony connected with the building of this school since the foundation stone was laid by His Excellency Sir Reginald Stubbs in June 1925. The school Council contemplated having an opening ceremony, but we felt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held till the building was entirely cleared of debt. This has now been done, and we are holding to-day this Thanksgiving Social to mark the occasion, and I desire at once to say how greatly we appreciate having Your Excellency and Lady Peel with us.

In asking the Hon. Dr. Kotewall to report o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college building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saying how much we owe to him. For the past ten years he has taken an active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the school. In 1923 he became Chairman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nd he has been Vice-Chairman of the College Council since 1927. He has been a driving force in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nd by his untiring efforts has contributed not a little to the success so far achieved. I know that Miss Woo has always found Dr. Kotewall ready to answer any call made upon his time even when he has been most busy over public affairs.

I am not going to attempt to say how much this school owes to Miss Woo as Dr. Kotewall will do this, but we all know that if it had not been for what she has done we should not be keeping this thanksgiving Social to-day.

A GLANCE BACK.

The Hon. Dr. R. H. Kotewall, Chairman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in submitting a report o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building said:

Your Excellency, Lady Peel, My Lord Bishop, ladies and gentlemen,—The ceremony in which we are participating is like one of those moments in climbing a hill when the wayfarer casts a glance at the path already travelled, and then at the top of the ascent yet to be scaled. To-day, we cast our mind's eye back on an event of seventeen years ago, when certain members of St. Paul's Church Vest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r. Lam Woo, founded St. Paul's Girls School.

The beginning was unpretentious. The school, housed in a rented building, had at the commencement a small staff and a small enrolment; but before the first year was out, the number of pupils went up to fifty. The figures slowly rose in the succeeding years until to-day the school registers 303 pupils, including 23 boarders, and a staff of 27 teachers. Mrs. E. W. L. Martin was the first principal, and she was succeed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by Miss F. C. Woo on the latter's return from England.

THANKS-GIVING SOCIAL AND CELEBRATION OF THE SEVENTEENTH ANNIVERSARY OF ST. PAUL'S GIRLS' COLLEGE.

(An Extract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ursday, March 3rd 1932)

The Bishop of Victoria (Rt. Rev. G. R. Duppuy) presided, and there were present on the plat-form, H. E. Sir William Peel, Lady Peel, Hon. Dr. R. H. Kotewall, Hon. Sir Shouson Chow, Miss Woo (headmistress), Capt. T. H. Coltman (A. D. C.) and others, while among those present were Sir William Hornell, Hon. Dr. S. W. T'so, Hon. Mr. T. N. Chau, Mrs. W. T. Southorn and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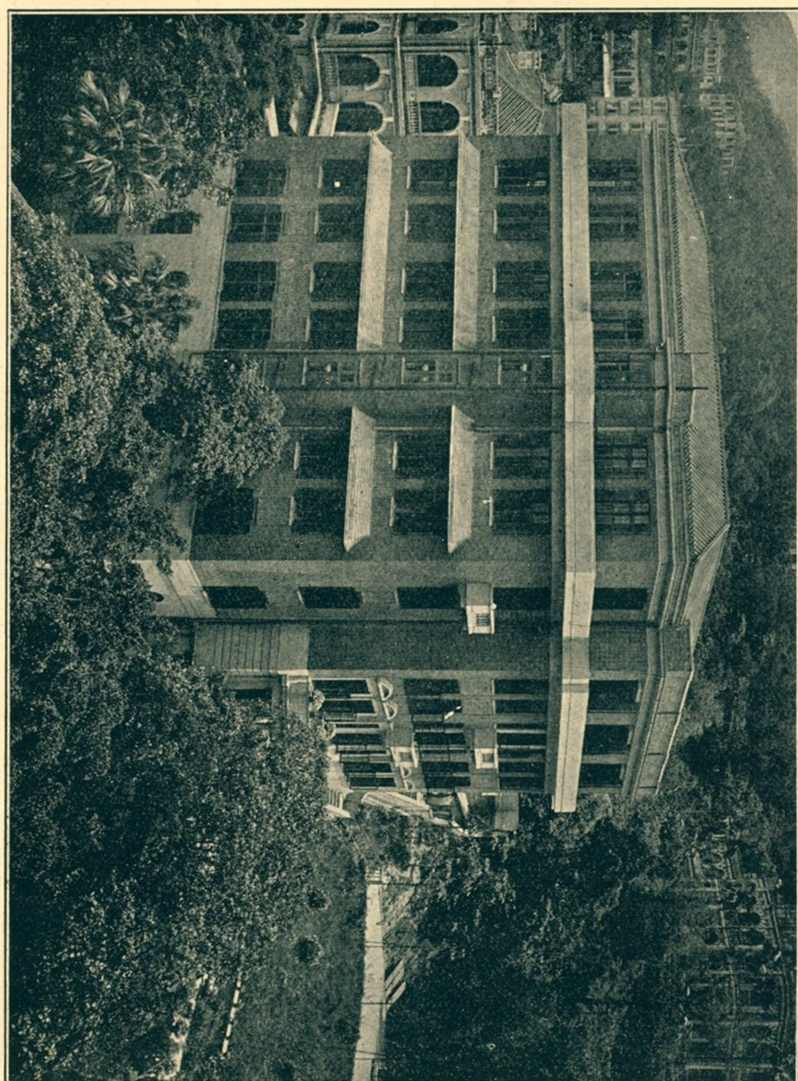
His Excellency and Lady Peel were me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Lee Hysan Hall by a guard of honour composed of members of the school troop of Girl Guides, and after she had distributed the certificates, Lady Peel was presented with a silver casket of flowers.

Subsequent to the ceremony, the visitors joined in a group-photograph taken on the school tennis courts, and later enjoyed refreshments. Many also took advantage of inspecting the school building, which was greatly admired.

PRAYER OF DEDICATION.

The Bishop offered a prayer of dedication and thanks-giving in the following words:—Let us first of all thank God for all who have helped in so many ways to establish this school, and pray for His continual blessing upon it:

"O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accept we pray Thee the thanks we now desire to offer Thee. Hallow this school with Thy presence, and may Thy blessing rest upon it. Give Thy grace to all who come within it that they may advance in their studies from day to day, and above all things may obtain the knowledge of Thee whom to know is life eternal;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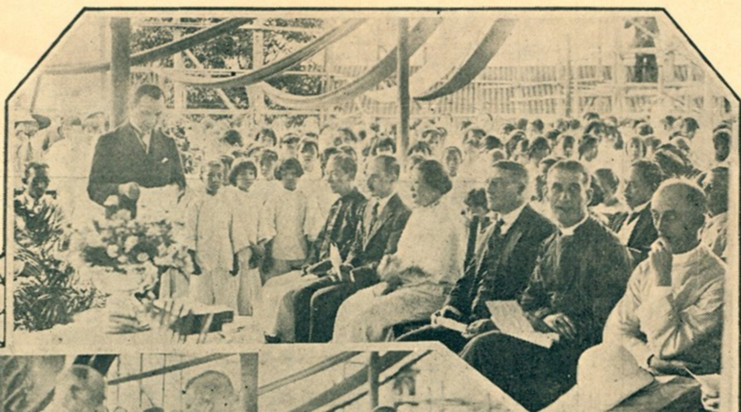
Side-view of the College.

本校側視式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COLLEGE.

奠基典禮

1\.



2\.



3\.



1. The Hon. Dr. R. H. KOTEWALL reading the Report.

(一)羅旭龢博士宣讀報告書

2. H. E. the Governor, Sir REGINALD STUBBS performing the ceremony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 Stone.

(二)督憲司徒氏行奠基禮

3. Some members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三)建築委辦



Sir REGINALD STUBBS, G.C.M.G.

Governor of Hongkong, 1919-1925.

To whom the College is indebted for the grant of the free site on which the College building stands.

氏 徒 司 憲 督

well-being of the students has not been overlooked i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among the colleges for girls in China, this college alone provides its students with a modern swimming-pool. Special opportunities are offered the staff for technical improvement through lectures, discussions, and other means.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are conducted under the capable guidance of expert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rightly cultivated and is generously responsive to the calls of the college. In its recent campaign to provide itself with the spacious, permanent home demanded by its expanding work,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the Chinese public, and over-seas friends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howed a most enthusiastic response.

Last March, St. Paul's Girls' College celebrated its Seventeenth Anniversary and also conducted the Formal Opening of the new college building and premises on an occasion which spoke eloquently of the high esteem in which the college is held. One cannot fail to see Miss F. C. Woo's gracious, magnetic, constructive, energetic, and above all Christian personality written large and bright i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llege and in the lives of the students. After deciding to publish a souvenir-book to commemorate this important landmark on the high-road of the College's progress, she conferred upon me the honor of writing the preface, an honor which I do not deserve at all. What I have written above suggests my reasons for extending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on the great progress thus far achieved, and for voicing my high hopes for yet greater and more vital accomplishment in the future.

DAVID Z. T. YUI.

July 6, 1932.





discussion groups, inspection tours, research seminar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conducted by experts for technical improvement; and, if possible, scholarships for special technical study and experimen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should be provided and put on a competitive basis to encourage in educators greater steadfastness in their vocation and greater achievement in their educational endeavour. Not less important is esprit-de-corps among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and between staff and students. The absence of this spirit has spelled the ruination of many a school, and it should be assiduously cultivated.

Nowadays, on account of government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almost every school has a Board of Trustees or Directors. This is what should be, and a good and responsible Board can do a great deal for a school. But, unfortunately, in many instances, the Board remains nominal and ineffective. Either because of fear of responsibilities it refuses to assert its prerogatives and function, or for some reason it is not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function. What a tragic loss! As members of the Board are generally men and women of position and influence, they should be called upon to decide the general policy of the school; to help guide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in a large and fundamental way; not only to contribute themselves to the funds of the school but also to help secure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in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and in school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and by wise publicity to win the approval and backing of the public for the school. The alumni of the school, both individually and as an organized group, can, in many ways, form the real back-bone of the Board in addition to other direct services which they may render to the school. There should be a vital link between the alumni, the school and the Board. The school should confidently expect great thing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By carefully cultivating the Board as to its vision and capabilities, by constantly stimulating i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and by never allowing it to fail in fulfilling any of its responsibilities, the school will, for certain, not be disappointed with the result.

Ever since its beginning seventeen years ago, St. Paul's Girls' College, Hongkong, has been faithful and steadfast in fulfilling its Christian purpose. The Christian atmosphere is notably strong and strict discipline is conscientiously maintained. The college not only gives a good general education, but also holds itself ready to help meet certain specific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he students are given every opportunity of developing their literary tal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llege is offering strong courses in the sciences, both natural and domestic. That the physical

or considerable measure of moral training or discipline, earnest intellectual efforts, or positive evidence of school authority? Through intrigue and by mass-meetings, students generally carry the day including school administration. What kind of citizens will these students make in later life? Is it too presumptuous to rule that schools unable to maintain moral discipline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exist? Much learning and strict discipline should be welded together, and this combination should be insistently demanded at all times.

Chinese students, as a rule, are excellent in memory work and also in theorising and philosophising, and they usually surpass the student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rather poor and helpless in the use of their hands and many perhaps even retain the traditional contempt for work-with-hands and regard it as beneath the dignity of the student class. Consequently, our students seldom look at a problem concretely, and are prone to satisfy themselves with some solution on paper rather than working it out and applying some practical solution. How strongly hypnotized our people are to-day into believing that all problems, domestic and foreign, can be solved by means of memorials, posters, and slogans! This state of mind, a direct result of our education, is both dangerous and ruinous, and must be corrected in our schools. We must teach our students the use of both mind and hand, and that in a co-ordinate and effective manner. Likewise, we must train them to face problems squarely, to think them through concretely and conclusively, and to solve them in the most practical way. We should persistently cultivate in them a true sense of reality.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like other professional people, must seek for and be given every opportunity to grow and develop in their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e science and art of education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advancing, and progressive educators cannot afford to lag behind; they must keep themselves abreast of the general advance. In what pitiable lethargy, however, many educators in China are to-day! They seem to have little live interest in their vocation. They are in it despite themselves. What real hope is there for educational progress while education is in their hands? Fortunately, a few cases can still be found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desert, but they are far too few in number. Strong stimulants should be generally and carefully applied so that a large and genuine interest in educating the young, both as a general and as a technical enterprise, can be revived, steadied, and strengthened. In schools, technical libraries and laboratorie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reading and consultation and for experiment; lectures,

enlist the support and obtai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It should be a school with a specific purpose to fulfil and with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offer.

Generally, we organize a school and draw up its curriculum by pursuing diligently whatever govern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matter we can find, or by copying faithfully successfu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the same grade in another country. Sometimes, even the govern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borrowed on bloc from a foreign educational system. Very little attention is given to any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i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 of our own land. Hence, the educational product cannot be of the best, and the supply does not meet or fit the demand. This is still a grave educational problem in the West; much more so in China. We should take courage to study our young, both boys and girls, our community needs and our national problems, and to conduct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which will ultimately provide our young with proper education and will best qualify them for intelligent and useful citizenship.

Many people conceive of a successful school as one wherein nearly all the students meet satisfactorily their academic requirements. Is this enough? Should we not aim at constantly setting up before the students, one and all, the highest ideals in life? While we do not want to educate them away from actual life, neither should we allow the student thought to drop down to the low level of the humdrum of mere existence.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in the classroom, on the play-ground, and, above all, in our personal contacts we should always inculcate in the students the habit of "looking up" and "looking forward." Every student should be inspired definitely to have a high ideal in life and in whatever viccisitudes, never to deviate or to depart from it.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ch each student receives should be of practical value not only in setting up high ideal in life but also in determinedly pursuing it. Every student upon graduation each year should step out into the wide world as an uplifting force.

"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How true this is! Is it not equally true that much learning without moral discipline is a more dangerous and degrading thing? How greatly do we deplore the low morals of our present-day lif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so-called "modern education" is dangerously defective, at least in China. We seem to concern ourselves with the imparting of information—and that imperfectly and carelessly—as the sole business of education. Even this is made ruinously easy for students. In how many schools, do we find any large

PREFACE

IN educational work in China to-day, one observes several marked tendencies. One prevalent tendency is see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ies, of which there has been a mushroom growth although the most pressing educational need of the country does not lie in that direction. Another tendency is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aim at securing as large enrollments as possible, and we frequently hear boastings over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aim. A third tendency is to make educational work a mere business proposition, and not infrequently every effort is bent upon making it a pure financial success. And a fourth tendency is for educators willingly or unwillingly to follow slavishly rules and regulations worked out under unreal circumstances, or the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me foreign country, and to show no initiative in conducting educational tests and experiments which are so necessary if modern education is to succeed in China at all.

These tendencies are now prevalent and strong for several reasons. They reflect current standards of success. Sheer necessity of livelihood may provide the motivation power. The general human weakness—to imitate rather than to initiate—is another factor not to be overlooked. But, too generally, people look upon these tendencies as essential leads to successful educational work. Inevitable perhaps as some of these tendencies are, can they be taken as true criteria of success and usefulness? Are we persuaded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accept and condone them in our country to-day, or should we begin to check and seriously modify some of them? If so, what and how? A few suggestions may be permitted.

Before we start to organize a school of any kind, we should first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there are definite educational needs in the community which are met either inadequately or not at all. We need both wide knowledge and deep insight to discover such needs and, after the discovery, we shall need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kill and courage to decide upon the typ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we shall start best to meet these needs. At the beginning, our efforts may meet with misunderstanding, discouragement, and even opposition. But, when a school or college is started through this kind of process and with the sole object of helping meet some actual educational needs, it seldom fails to

CONTENTS



This book is gratefully dedicated to the Building and Consulting Committees.



1932

PRIN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HONG KONG



對

查

合





St. Paul's Girls' College

Hongkong

1915-1932





